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一



念良臣 抑外戚 尊外戚

念良臣

良臣之於君也有股肱之喻有腹心之寄故存則倚
任沒而追思此哲王之所同也漢氏而下乃有懷其
勲烈念其才德形於震悼發乎嘆喟以至申命文學

丹房元覽念良臣 卷之一百四十一
頌其畫像親在輿駕臨其館舍或哀述其懿範或存
記其讜言稱詠發于章句賙賻越於彝等逮夫罷宴
停景驚食流涕靡涓日而發哀遙望車而增慟極云
亡殄瘁之痛深勲遺畀予之嗟斯足以篤愛賢之心
厚同體之義者傳所謂聽鼓鼙琴瑟而必有所思焉
其是之謂矣

漢成帝時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美趙充國
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充國宣帝時
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

後漢光武時祭遵爲征虜將軍屯隴下建武九年春
卒於軍光武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
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
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旣葬車駕
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
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帝數
嗟嘆衛尉銚期見帝感動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懷慚懼

祭彤 太僕坐伐北匈奴逗撓下獄免嘔血死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其疾狀嗟嘆者良久
焉

賈復與五較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
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
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
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明帝永平四年郭丹爲司徒坐事免卒於家後帝回
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喬對曰昔孫叔
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
出典州稱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
南陽訪求其嗣

鍾離意爲僕射以上疏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

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章帝建初三年光祿大夫周舉卒朝廷以舉清公亮
直方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
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間以光賢哲故公叔
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故光祿大
夫周舉性佻夷魚伯夷史忠踰隨管隨食前授牧守
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在禁闈有密靜之
風予錄乃勲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物亮協三事不
求夙終用垂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
敏戎功用錫爾祉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

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靈帝時楊賜爲太尉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搔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乃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

獻帝時尚書令荀彧卒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

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廢樂也其工氏之子日脩好遠遊祀以爲祖神

魏太祖時郭嘉字奉孝爲軍祭酒深見委遇會疾篤帝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又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

這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柰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疾嘗言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之當先定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名推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

正亦悅焉

傳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又表於天子曰臣聞褒忠寵賢未

必當身念功繼續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

通性通氣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
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舍呂布西
取睢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
丸震威遼東以梟表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
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繇嘉方將表顯短命早
終上為朝廷欽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
嘉封并前千戶褒亡
為存厚往勸來也

王粲字仲宣為侍中從征吳道卒二子為魏諷所引
誅後絕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嘆曰孤若在不使
仲宣無後

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
涕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游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
真賢人也

明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
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
高堂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
高堂生舍我亡也

晉武帝時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時文明皇太后喪始
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
感歎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

劉毅爲青州大中正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
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及薨武帝素
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沾鬚髮皆爲冰焉

李喬爲司徒薨武帝後思其清節詔曰故司徒李喬
太嘗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喬家錢二
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

惠帝時稽紹爲侍中成都王舉兵向京師帝出禦之
紹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惜之及事定左
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之

明帝時王廙爲荊州刺史及卒明帝與大將軍溫嶠
書曰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世將廙字復至於此並盛年

雋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

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視盡如何

成帝時劉超爲右衛將軍爲帝所親遇蘇峻之亂超侍帝石頭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持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繇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命之不已詔遣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穆帝時荀羨爲兗州刺史鎮下邳以疾篤解職升平二年卒帝聞之嘆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朕朕腹心將復誰寄乎

後魏太武監國以穆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泰嘗八年暴疾薨帝親臨其喪悲動左右及卽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慙慙以爲自秦以來佐命勲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其見稱如此

于栗磾爲鎮南將軍卒栗磾自少治戎迄于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

屈桓爲鎮東大將軍歷官公正帝信任之真君四年
隆馬卒時太武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太武甚
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
贈征西大將軍

崔浩爲司徒浩死後太武北伐時宣城公李桓疾篤
傳者以爲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
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冲爲僕射卒葬於覆舟山後帝車駕自鄴
還雜路經冲墓左右以聞帝時臥疾望墳淹涕久之
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勲簡朕心不幸殂逝託

墳邛嶺旋鑿覆舟盼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哀可
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冲
亡沒之故言及流涕

孝明時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薨車駕親臨
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臧嘗膳言則追傷
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

孝莊帝時李苗爲冠軍將軍討爾朱世隆於河南橋
左右盡死浮於河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
當應更立奇功

後周太祖時蘇綽爲大行臺度支尚書卒於位帝痛

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
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
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維谷
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
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
奪其志綽既探履清白謙挹自若愚謂宜從儉約以
彰其美太祖稱善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太祖
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
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
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其定天下不幸遂捨我
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又遣使
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

劉亮爲車騎大將軍東州刺史卒喪還京師太祖親
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

隋文帝時劉行本爲太子左庶子太子虛心敬憚未
幾卒官帝甚傷惜之及太子廢帝曰嗟乎若使劉行

本在男不及此

又裴政爲太子左庶子多所規正見
稱純終出爲襄州總管卒官及太子

廢高祖追憶之曰何遣裴政劉
行本在共輔弼之應不令至此

王韶字子相爲晉王并州行臺右僕射秦王俊爲并
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

十八高祖甚傷情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繇汝耶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人日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帝曰其直言規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

元巖爲蜀王秀益州總管長史王性好奢侈憚巖爲人每循法度巖卒之後王漸致非法寮佐無敢諫正者及秀得罪帝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柳裘開皇初爲曹州刺史高祖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卽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
煬帝時長孫晟爲右驍衛將軍卒帝深悼惜之賜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

元壽爲右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後帝追思之擢子敏爲守仗史舍人

唐高祖武德中許紹爲陝州刺史行軍總管趙郡王
孝恭之擊蕭銑也復令紹督兵以圍荊州會紹卒帝
聞而傷惜爲之流涕

太宗貞觀四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薨帝手詔著作
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
念勲舊痛惜于懷卿體吾此意爲製碑文也後因食
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置之靈座焉後
賜房玄齡黃銀帶因謂玄齡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
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泫然下泣以黃銀辟惡恐爲鬼
神所畏令取金帶遣玄齡親送于靈所其後帝夢見
如晦若平生及旦以告玄齡言畢歔歔侍衛莫不掩
涕因遣送御食以祭焉明年如晦忌日帝復遣尚書
官至第慰問妻子其國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
未之有焉

六年襄州都督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
有司奏言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
忌帝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于中安避辰日遂
哭之

十二年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
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寔當代名

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也未幾作詩一篇追思往古興亡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朕之此篇將何所視因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而焚之真世南神識感悟

十六年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追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歿逝遂亡一鏡矣

十八年宴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青殿各賜以貔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豫焉帝意在賜萬徹而誤呼其兄萬均怡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兄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嘆是歲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卒帝素服哭於雒陽苑甚慟

十九年車駕征遼中書令岑文本卒帝親臨視撫之流涕其夕帝聞巖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遂命停之

溫彥博爲中書令薨太宗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

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
致天性靈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督兵攻
蓋牟城中流矢而卒時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爲
五言詩曰鑿門初奉衛伏節始臨戎振鱗方躍浪騁
翼正凌風未展六騎術先虧一篲功防身不足智狗
命有餘忠悲驟嘶向路哀笳咽遠空悽涼大樹下流
悼滿深衷時人榮之子陳嗣以確死王事拜朝散大
夫

高宗總章二年司空因國公李勣薨帝謂左相姜恪
等曰貞觀之初勣已經事朕荏苒之間四十餘載歲
月旣久情素可知此人奉上忠貞事親孝謹執心平
直終始不渝歷事三朝未嘗有過自古賢臣罕有其
比忽此殞逝痛惜良深此公爲性廉慎不營產業今
旣亡歿當無餘財所有賙賻務令優厚因泣下久之
開耀元年十二月太子少保郝處俊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荊州大都督帝甚傷悼之顧謂侍臣曰處俊志
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翫雖極知無益然嘗
人不能抑情棄捨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
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

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卽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祭以少牢

玄宗開元八年右散騎嘗侍褚元量卒帝震悼久之謂宰相宋璟蘇頲等曰元量碩儒且有德業朕蚤所師習每用尊崇三史九經前言徃行有可以裨益時政規正朕躬未嘗不瞭瞭切論昨聞其屬纊之時唯以修書爲意永念其逝寔軫于懷庶事宜皆優厚十五年蘇頲卒其葬日帝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

二十二年八月追贈故大理卿袁仁敬爲越州刺史仁敬修身簡儉爲政以清介稱帝思其爲人乃詔褒贈

肅宗時辛雲京太原節度回紇畏之數年無烽警之虞卒肅宗爲之流涕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帝言及雲京泫然久之

代宗大曆中宰相楊綰薨帝驚悼久之詔贈司空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奪我楊綰之速也甫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同懷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來未有其比

德宗興元元年二月在奉天贈故永平軍節度行營

兵馬使右散騎嘗侍兼御史大夫武威郡王賈隱林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隱林累有殊功性頗朴直初奉天圍解百寮稱賀隱林抃舞因質言曰朱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帝虛懷納之及是思其讜言功效故褒贈有加焉仍贈絹百疋米百石喪官給

貞元元年八月西平王李晟既卒時初城鹽州復鹽池帝賜宰相新鹽惻然思之命致鹽於靈座又特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帝

喜見於色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太子賓客李愿為左領軍大將軍李憲為右威衛大將軍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喪故晟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景辰李愿及諸弟等九人召見於延英帝見愿等憫然久之曰朕雖在此嘗念卿等追懷勳舊何日忘之卿等咸善居喪或出於等倫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帛三十疋

張弘靖為監察御史時德陽公主下嫁治地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章陳情具述祖考之德

弘靖祖嘉貞相玄宗父延

冊元...念良臣 卷之一百四十一
賞相 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

憲宗元和四年覽貞觀故事見侍中魏徵諫諍匪躬
詔令京兆尹訪其子孫及故居其居在永興坊已質
賣更無魏姓折爲九家矣帝愍之出內庫錢二百萬
購之以賜其孫稠及善仍禁其質賣

文宗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歸第帝思其
勳舊勞問賜與中使旁午仍形於詠言御札及聞度
已薨歿帝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於靈座

周太祖時翟光鄴權知京兆尹光鄴卒帝初聞訃至
慘然驚嘆曰天不助余爲治賢良之臣遽此奄忽非
獨予之不幸亦民之不幸也傷哉

世宗顯德六年三月樞密使王朴暴卒帝聞之駭愕
卽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

抑外戚

王者膺天祿之重履至尊之勢非獨內德茂也蓋有
外戚之助焉其所繇來尚矣然而地居貴寵家承豐
富驕侈不期而自至禮度因縱而致敗自非見之於
未朕防之於將然苟以免夫禍機而緩乎吉祿者矣
故有挺英果之斷躬哲惠之美志絕乎私愛慮極乎
幾深避閭闔之嫌思名器之重察其才智鑒乎古昔

但加體貌之禮莫參帷幄之議至有為惡自敗實之於典刑簡身無狀申之以教督抑損斯在懲艾蕪至用能恢至公之道符大中之訓垂之嘉話為方來之軌範焉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祖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見謂見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在之人

宣帝后霍光女也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帝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光妻顯謂其子禹雲山曰汝曹不務奉大將軍

餘業也今夫給事中他人一間汝能復自救邪會

魏大夫為丞相數宴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

等徑入出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自若猶言如故也帝令

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來往謂各各得盡言

于上於是霍氏甚惡之也

元帝時馮野王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

卒在位多舉野王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定其高下之差

也而野王行能第一帝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

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比例比音必媚之乃下詔曰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

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庶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賤。野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嘗內悒悒，卽帝位多欲有所規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

後漢光武時，馮衍與外戚陰興、陰就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明帝永平中，馬援女立爲皇后，帝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馬防以特進就第，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善之，數加譴劾，所以禁遏甚備。繇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閻章永平中爲尚書，以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以重職，帝以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爲步兵。

按尉

魏太祖初下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步司馬后嘗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又詔曰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

文帝黃初中欲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

後魏孝文時李比思皇后從父鳳之子也爵相人侯弟安祖浮陽侯典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列降爵安祖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唐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停其官初遵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愈期或謂

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絕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又枷禁拽辱焉載妹婿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帝命御史臺鞠之具款伏宰臣董晉竇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貶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戊戌詔曰公主郡主駙馬等所養鷹鷄按放但於城南不得輒越諸界其故違者府縣切加簡察錄名聞奏

十二年十二月以駙馬都尉張克禮鄭何劉士涇等並停正官慮以戚屬不脩官業故也

文宗開成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延安公主衣裙寬大卽時遣歸駙馬都尉竇澣待罪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竇澣宜奪兩月賜錢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庚子勅曰應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役徵科如邑司擅行文牒隱庇藏匿要人便委諸軍諸使及府縣當時捕捉收禁聞奏其邑司官吏及印本緣徵封湏行文牒今卽便因

他事攬擾府縣自今以後除徵封外如緣公事並令
邑司申宗正寺寺司與酌量公事行牒其邑司並不
得擅行文牒

尊外戚

春秋褒紀侯之義大雅詠申伯之思蓋外戚之尊其
所由來者尚矣肇自周室降及漢家厥政彌文其制
增重崇母后之族貴皇嬪之親慶延祖考寵被存沒
或追崇名謚建置寢園或茂錫珪璋大啟土宇盡飾
終之禮以責於泉扃極加等之榮以光其門閥蓋王
者展因親之孝重齊體之道焉然能抑河潤之勢監
肺腑之私時中而行蓋可宗也

周桓王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故先褒爲侯一云天
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故封之百里蓋
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漢高祖爲漢王元年封呂后父呂公爲臨泗侯

文帝卽位薄太后母前死葬櫟陽北帝乃追封太后
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
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

文侯園儀

又景竇皇后景帝母也親早卒葬觀津薄
太后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

安成夫人令濟河置園邑二
百家長丞守比靈文園法

武帝即位尊皇太后 帝母景帝王后母也 母臧兒為平原君追

尊皇太后父仲為共侯仲槐里人也槐里起園邑二

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

侯法

昭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帝母武帝趙婕妤好也 外祖趙父為順成

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上官安上官皇后父祖將軍桀子也初安女入為昭

帝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立為皇后安以后父封素

樂侯遷車騎將軍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

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宣帝地節三年求得悼后 帝母史皇孫王夫人也 母王媪制詔

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兩縣戶萬

一千為湯沐邑追賜外祖王迺始謚曰思成侯詔涿

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

君薨謚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

南置園邑長丞 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

歲曰 罷涿郡思成園

許廣漢宣帝許后王父也帝即位歲餘封為昌成君

後封為平恩侯位特進廣漢薨謚曰載侯葬南園旁

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

王奉光宣帝皇后父也后立帝封奉光爲邛城侯元
帝卽位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園邑二百
家長丞奉守如法

元帝卽位以太子母王妃爲婕妤封其父楚爲平陽
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楚位特進永光二年薨謚
曰頃侯

成帝許皇后父平恩侯嘉元帝舅也嘉自元帝時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
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

趙臨成帝趙后父也后初入宮爲婕妤帝封臨爲成
陽侯

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從弟子也哀帝卽位傅太
后封傅妃父晏爲孤鄉侯傅氏旣盛安寢尊重

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仕郡功曹娶真定恭

王女號主

恭王名普景
帝七代孫

建武二十六年母郭主薨

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與主合葬
追贈昌陽安侯卽綬謚曰思侯

陰隆光烈陰皇后父也南陽人建武九年追爵謚隆
爲宣哀侯

樊重光武外祖也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

祀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章帝竇皇后父勲大司徒融孫也建初七年追爵謚
勲安成思侯

和帝永元九年追尊貴人帝母章帝梁貴人也為恭懷皇后制

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

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與事覽

於前世太宗中宗是有舊典太宗文帝中宗宣帝追命外祖以

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

順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憊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徵故西迎也詣京

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恭懷皇后陵

旁帝親臨送喪百官畢會

鄧訓鄧皇后父也為護羌校尉永元二年卒官十四

年后立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

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

會

安帝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供湯沐

邑

安帝元初二年立閭貴人為皇后二年以后父侍中

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戶四年卒謚曰文侯延光元年追尊后母宗為滎陽侯

宋楊女為章帝貴人安帝之祖母也安帝即位追封謚楊為當陽穆侯

順帝梁皇后父商恭懷皇后弟葉氏侯雍子也為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三年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校尉陽嘉元年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贈印綬

桓帝鄧皇后父香和熹皇后從兄子也后立帝追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宣卒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

竇武扶風平陵人桓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后初入掖庭為貴人帝拜武郎中其冬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靈帝立拜武為大將軍更封武為聞喜侯

靈帝建寧四年宋皇后立帝拜后父鄧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何真南陽宛人靈思皇后父也后以選入掖庭光和三
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真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
侯因封后母興爲舞陽君

獻帝伏皇后父完爲侍中興平二年后立完遷執金
吾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同三司

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
追封帝母文昭甄皇后父上蔡令追謚曰敬侯

毛嘉河內人明悼毛皇后父也太和元年后立明帝
拜嘉騎都尉進爲奉車都尉又封博平鄉侯遷光祿
大夫

下廣文帝母武宣皇后祖父明帝太和四年追謚廣
曰開陽君侯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爲恭
侯夫人皆賜卹綬

郭永安平廣宗人文德皇后父也明帝太和四年追
謚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青龍三年又追
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使使者奉策
祠以太牢

齊王甄后文昭皇后兄儼孫女也后立父已沒帝封
后母三人樂鄉君

郭滿西平人明元皇后父也齊王卽位追封謚滿爲

西都定侯太后母杜爲郟陽君

高貴鄉公卞后父隆武宣皇后弟秉孫也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侯妻王爲曰陽鄉君追封隆前妻留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

陳留王卞后父琳秉弟蘭子也后立時小已歿封大妻留曰上陽鄉君

晉武帝泰始九年追贈景獻羊皇后母漢左中郎將蔡邕女陳留蔡氏爲之陽縣君謚曰穆

王肅妻羊氏武帝母文明王皇后母也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

將軍蘭陵景侯王肅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類喪統嗣撫育衆裔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啟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殞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烝烝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靖君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言渭陽之感

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君邑各五百戶
太康七年追贈后祖母夏侯氏為滎陽鄉君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初事魏為通事郎早卒武帝
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皇后終于明光殿詔
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殞殂
痛惜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入有
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未有言近垂困
說此意情益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
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為縣君以繼
母段氏為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
亡者有知尚式嘉之

楊駿武悼皇后父也為鎮軍府司馬武帝以后父超
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惠帝即
位進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惠帝賈皇后父充為太宰魯公薨帝即位充廟備六
佾之樂母郭氏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
禮

羊玄之惠帝羊皇后父也初為尚書郎帝以后父拜
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嘗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
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

討玄之爲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明帝卽位追贈元敬虞皇后父故南陽王文學豫爲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又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邛陽縣君

庾琛明穆皇后父也爲丞相軍諮祭酒卒官明帝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

成帝恭杜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襲封當陽侯爲丹陽丞卒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后母裴氏封高安鄉君至孝武帝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號曰杜姥

康帝卽位徵拜褚皇后父豫章太守哀爲侍中遷尚書封后母謝氏爲尋陽鄉君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帝幼冲未親國政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軍錄尚書事永和五年卒贈侍中太傅謚曰元穆六年正月帝臨朝以哀喪故懸而不樂十二年正月帝臨朝又以哀妻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

穆帝即位徵拜何皇后父準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
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
行高潔表讓不受

哀帝即位贈王皇后母爰氏為國安鄉君

孝武寧康初追贈簡順王皇后父故光祿勳遐為光
祿大夫加散騎嘗侍

王蘊孝武定王皇后父也為吳興太守定后立蘊以
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封建昌縣侯蘊不肯
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鎮
于京口徵拜左僕射遷丹陽尹復為都督浙江東五

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太元九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

安帝即位追贈王皇后父故中書令獻之侍中特進
光祿大夫

恭帝褚皇后父爽為義興太守早卒帝以后父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

後魏道武慕容皇后立母孟為溧陽君

文成和平二年追贈母間后祖父延襄康公成定襄
懿王

馮熙文成馮皇后父為太師內都太官文成母詔熙

上書不臣入朝不拜孝文太和十九年薨于代將葬
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
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羽葆鼓吹皆依晉太
宰安平王故事

宣武立高貴嬪為皇后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
郡君

高麗宣武母文昭皇后父也景明中贈颺左光祿大
夫賜爵渤海公母蓋氏追封清河郡君

于勁宣武于皇后父也初為征虜將軍宣武納其女
為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勁卒贈司空

孝明踐祚以宣武胡后帝母也父河州刺史國琛為光
祿大夫後妻梁為趙平君

唐高宗王皇后父仁祐為羅山令高宗為皇太子以
仁祐為陳州刺史永徽初以仁祐為特進魏國公母

柳氏為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
中宗和思趙皇后父瓌為壽州刺史坐越王真連謀

被誅神龍元年贈左衛大將軍
韋玄貞中宗韋庶人父也為晉州參軍庶人初納為

太子妃以玄貞為豫州刺史神龍元年中宗即位追
贈玄貞為上洛郡王

睿宗肅明劉皇后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

竇孝謹睿宗昭成竇皇后父也為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

玄宗王皇后父仁皎下邳人先天元年以仁皎為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

肅宗張皇后父去逸為太僕卿肅宗即位贈左僕射母竇氏封義帝縣主

代宗寶應二年追贈肅宗章敬吳皇后代宗母也祖神泉司徒贈后父令珪太尉贈后母李氏秦國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贈代宗睿真沈皇后德宗母也父故秘書監易直太師貞元七年詔贈外祖隨令沈琳贈司徒

追封徐國公與外祖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祖緣祠廟所須官給

王遇德宗昭德王皇后順宗母也父也官至秘書監貞元中贈揚州大都督

順宗莊憲王皇后憲宗母也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得英武軍使贈潞州都督父子顏衛尉卿順宗

內禪贈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顏太師
穆宗即位詔皇太后憲宗懿安郭皇后穆宗母也曾祖贈太保追

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騎太尉母號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

敬宗卽位崇重母族贈穆宗恭僖王皇后敬宗母也父故

婺州金華令詔卿司空母張氏贈趙國夫人

文宗卽位贈穆宗貞獻蕭皇后文宗母也曾祖俊爲太保

祖聰爲太傅父俊爲太師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二

弭兵 和好

弭兵

夫王者之兵本於禁暴聖人之武先乎不殺用以拯溺豈云耀威其出征也慰時雨之望其成功也思療原之戒雖有忘戰必危之論亦著佳兵不祥之說歷

睿宗肅明劉皇后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

寶孝謹睿宗昭成寶皇后父也為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國公

玄宗王皇后父仁皎下邳人先天元年以仁皎為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祁國公

肅宗張皇后父去逸為太僕卿肅宗即位贈左僕射母寶氏封義帝縣主

代宗寶應二年追贈肅宗章敬吳皇后代宗母也祖神泉司徒贈后父令珪太尉贈后母李氏秦國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贈代宗睿真沈皇后德宗母也父故秘書監易直太師貞元七年詔贈外祖隨令沈琳贈司徒

追封徐國公與外祖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祖緣祠廟所須官給

王遇德宗昭德王皇后順宗母也父也官至秘書監貞元中贈揚州大都督

順宗莊憲王皇后憲宗母也曾祖思敬試太子賓客祖難得英武軍使贈潞州都督父子顏衛尉卿順宗

內禪贈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顏太師
穆宗即位詔皇太后憲宗懿安郭皇后穆宗母也曾祖贈太保追

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騎太尉母號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

敬宗即位崇重母族贈穆宗恭僖王皇后敬宗母也父故

婺州金華令詔卿司空母張氏贈趙國夫人

文宗即位贈穆宗貞獻蕭皇后文宗母也曾祖俊為太保

祖聰為太傅父俊為太師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 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二

弭兵 和好

弭兵

夫王者之兵本於禁暴聖人之武先乎不殺用以拯溺豈云耀威其出征也慰時雨之望其成功也思燎原之戒雖有忘戰必危之論亦著佳兵不祥之說歷

觀中古以迄後世或因疆理之甫定乘寇之方息以殘民蠹財而為念將戢戈橐弓之是圖錄是濬發明詔深惟遠馭示不復用以愛養於羣生悉罷以歸俾轉緣於農作以至厭於遠略疲於出師謹守備以息攻戰節經費而完物力使夫金革罔試而方夏以寧養老長幼不失其所斯之謂至德矣

周武王既克商乃偃武脩文

倒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祀射設庠序修

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服乘禮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日連齋然後天下知

武王不用用兵也史記云武王滅紂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音墟偃于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漢高祖五年十二月既平項羽五月兵皆罷歸家帝

下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前或相聚保山

澤不書名數

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今天下已定

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復還也

使之以法教訓辨告

勿笞辱

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

武帝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初帝通西域置較尉屯田渠犂是時軍

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貳師將軍李廣利

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

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温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絲繒

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

給田卒不憂乏糧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

較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

種五穀張掖酒泉益多也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

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

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

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

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

以安其意臣昧死請帝廼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日前

有司奏欲益民賦二十助邊用二十者每口轉增二十錢也是重

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西於車師千

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界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率

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謂

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兵圍車師降

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食讀漢日餘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士雖各自載量而在道已

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

疆者食盡畜產羸者道死

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其前後雖廝不相連及也廝音斯

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

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與事而遣之

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與讀日豫參以蓍

龜不吉不行謂公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親問蓍龜廼者以駙馬書徧

視丞相刺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視讀日示爲文學謂

經書廼西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

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見顯夫不足者視

人有餘言其誇張也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

揚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

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

再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卦

諸將貳師最吉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

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

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

帝王部

子馬表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

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能音耐失一狼

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隊者依深險之處開

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

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

忿五霸所弗能為也五霸尚恥不為况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

者嘗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

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

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於皮

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故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

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

口或虜得匈奴人言知乃知此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馬復因養以免徭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繇是不復出軍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

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

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關東悉平帝積苦兵間以隗囂

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
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十二年既平隴蜀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
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此非爾所及

二十七年減官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
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中國
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役困乏力不當
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
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
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
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柔者德也
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
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
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
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

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嘗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兵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魏文帝討孫權臨江而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漏屋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獵西歸矣

隋高祖開皇元年正月丙子陳國平四月壬戌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士夫同舍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茲始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爲帝王志在愛養時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民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發蕩然俱除兵可立威

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代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八月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迴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之滅大懷震懼大德封盧三至館候五接之禮加於嘗數太宗曰高麗所居本四郡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其國精兵必來救援又遣舟師自東萊橫海以趣平壤水陸合勢此固取之不難但關東諸州戶口未復朕意在含育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十一月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帝曰高麗附庸之主朝貢不絕聞有篡弑哀之甚深因喪致討乘危取亂雖必得之君子不貴且復山東諸州凋弊未復吾不忍發言舉兵耳

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御內殿謂侍臣曰比爲海東負釁須申弔伐是數年已來頻有勞役所在百姓誠大辛苦况緣軍機調發科喚百端貪殘之徒恣意侵暴兼復造船諸州辛苦更甚前令借問冀欲知其事實然四方使至略不盡言表疏所陳皆涉順旨我密加庶察在下非無怨咨如聞隋朝破亡緣爲征役不息

隋亡何必不繇此相傳其有此議且越海行兵備經
難阻或斃鋒刃或遭沉溺追想非命有悼於懷昔漢
武帝征伐四夷戶口衰減晚年感悟封丞相爲富民
侯此卽故事分明足爲龜鏡前令三十六州造船舫
者今欲總停使遠近百姓無役豈不善邪卽日下詔
曰朕以寡昧纂承鴻烈肅宸巖廊之上凝襟華喬之
表馭奔深於日慎儲祉存於勿休勉已勵精詳求大
化往爲奉成先志雪耻黎元是以數年之間稱兵遼
海雖除凶戢暴義匪諸身疲人竭財役興於下泛滄
流而遐濟踐危途而遠襲風之競海或取淪亡鋒鏑
交揮非有捐仆顧惟匪德事有垂於七旬在躬延責
情致慙於四海湯年罪已鑒寐斯在漢載富人周旋
切念日者翹車聯映責帛相輝庖鼎之前猶潛秀異
關柝之下未盡英奇傳逸翰於西雍物殊寶於東序
此王師薦發戎務實繁州縣官僚緣茲生過力役無
度賄賂公行蠹政傷風莫斯爲甚前令三十六州造
船已備東行者卽宜並停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
無隱以救不逮

玄宗開元二年十月薛訥引兵至源渭遇吐蕃戰擊
克捷帝遂停親征乙丑勅曰大戎背恩豕荐爲孽犯

蒼生情動整旅戒嚴有日先命偏師前驅進討扼喉
拊背拉朽摧枯今諸將追奔相望獻捷遁逃已來邊
鄙方寧夫出師天上觀兵塞下所以用威武也念人
勞斃與人休息所以暢恩惠也彼戎狄之爲患必在
誅夷苟黎元之獲安寧資順動况去有徒費追無所
及蕪懷供帳之勞宜輟共行之典前取今日十二日
親征者宜停

二十五年六月勅曰今邊隅無事寰宇乂安旬內置
烽誠則非要其蒲絳等二十二州置絳師等共一萬
八千九十八人宜並停勒還本邑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制應諸州團練將士等委本道
節度及都防禦使等審與州府商議如地非要害無
所防虞其團練人等並放營農休息

六月勅曰國中有事海內不康殲厥渠魁人自爲戰
其死亡者可勝紀乎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責實繇朕
禍非自天念茲恟恟痛入骨髓明神散亂元惡就誅
四胡旣平罔不相賀遂欲衣裳爲國天下偃兵備七
德之武同五星之色成朕之志實惟良臣關內侯東
副元帥朔方河東節度使兼侍中中書令汾陽郡王

千儀邁德濟時盡忠憂國切勤王之義急偃伯之期
思拯生人免其湯火善陳利害屢進封章以艱阻底
寧務於清靜地非要害不可猶聞幕府事無防遏不
可更置轅門請停河中節度并耀德軍宜依罷茲凶
器姑欲息人離散可要瘡痍可復率是道也仁遠乎
哉朕心所嘉期于至理宣示中外明政體焉

大曆五年正月罷河南淮南山南東道副元帥
其所管兵馬權隸東都留守時四方無虞務息人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淮西平御史中丞崔元略
論侍御史唐武當改官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
爲曩時蔣武已請改矣遂改唐武爲慶時議者見淮
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唐武名乃知帝厭兵
人人相賀

和好

自建安以來三國鼎分當塗外禪吳蜀近爽及西晉
喪亂五胡僭竊瑯琊南渡司牧遺黎其後元魏勃興
上承正統諸國迭主分據中原秣陵更乎五朝華夏
禪于三姓附之高齊載於二百當其繕兵闔力傳世
撫封疆理交侵干戈迭用及夫天將悔禍民思息肩
繇是冠蓋相望玉帛修聘咸築待賓之館相高專對

之能遂使烽鼓稍停耕桑漸復免罹鋒鏑之苦少救塗炭之災邇後雖興取亂之師亦行繼絕之禮遵用古道良足稱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八月吳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嘗邢貞持節拜孫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帝又欲封權子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三年正月吳孫權上書說劉備友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拘邑子陽之擒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勵威

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云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權又以紙寫一通與

張昭

晉武帝泰始二年吳少帝孫皓遣人來弔祭有司奏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陀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來賓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後秦姚興

六年冬十月晉遣使來聘

明元神瑞元年八月詔馬邑侯元陋孫使聘於姚興

又詔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與晉太尉劉裕相
聞使博士王諒假爲平南參軍將命焉後劉裕伐姚
泓詔長孫嵩持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
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
嵩麾蓋遺以酈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
答之

泰嘗六年宋遣使來聘

太武始光二年四月詔龍驤將軍步推謁者僕射胡
覲使於宋

三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步趨謁者僕射胡覲等
使於宋

神麈二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詔散騎侍郎周紹使於宋

延和元年五月宋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散騎嘗侍鄧頰使於宋

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嘗侍宋宣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朝貢奉馴象一

十二月詔兼散騎嘗侍盧玄使於宋

太延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七月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十二月詔兼散騎嘗侍高推使於宋

五年十一月宋遣使朝貢并獻馴象一

太平真君元年二月詔假通直嘗侍邢穎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人來聘

八月詔散騎侍郎張律使於宋

十二月宋人來聘

五年八月詔員外散騎嘗侍高濟使於宋

十一月宋人來聘

六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宋悛使於宋

九年正月宋人來聘

十一年十二月南伐車駕臨江宋文帝使獻白牢貢

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爲書致馬通問焉

正元元年十月宋人來聘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

宋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詔散騎侍郎馮闡使於宋

七月宋遣使朝貢

十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員外郎朱安興使於宋

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一月詔假員外散騎嘗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三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游明根員外郎昌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四年十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游明根驍騎將軍昌邑子婁內近寧朔將軍襄平子李五麟使於宋

獻文皇興元年正月癸巳宋遣使來聘

宋明帝也

二年三月戊午宋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壬辰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宋遣使來聘

孝文延興元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詔假員外郎散騎嘗侍邢祐使於宋

四年宋遣使來聘

是月宋明帝子後廢帝立

三年正月詔員外散騎嘗侍崔演使於宋

九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三月詔員外散騎嘗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來聘

五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嘗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一月宋遣使來聘

和奸

太和元年八月宋遣使朝貢

是年七月宋順帝嗣位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長仁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員外散騎嘗侍鄭義使於宋

三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是年宋順帝為齊高祖所廢

五年秋七月齊遣使來聘

七年七月詔假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

於齊

齊武帝也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八年五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

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員外郎蘭英使於齊

九年五月齊遣使朝貢

十月復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尚書郎公孫阿六頭

使於齊

十年三月齊遣使來聘

十三年八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

侍郎侯靈紹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四年四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邢產兼員外散騎
侍郎蘇季連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十五年四月詔員外散騎嘗侍李彪尚書郎公孫六
頭使於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假通直散騎嘗侍李彪假散騎侍郎蔣少
游使於齊

十六年三月齊遣使朝貢

七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
亮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七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邢巒兼員外散騎
侍郎劉家叔使於齊

九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高聰兼員外散騎侍郎賈
禎使於齊時帝定都雒陽追詔聰等曰比於雒陽勅
卿仍屈漚維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後乃薄
伐且以蕭頤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
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思六師三川是宅將底
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徃詔比所勅較

隨宜變之善最皇華無替指意

十八年二月齊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員外散騎嘗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郎王

清石使於齊

七月齊鬱林王爲明帝所殺立弟昭文是爲海陵王十月又殺昭文自立

十二月車駕南伐遂絕齊和好初梁武帝屢侵魏邊豫州城人成早生以城歸之詔遣中書舍人董紹慰勞紹至上蔡爲梁軍所襲囚往江東仍被禁錮領軍將軍呂僧瓌斲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雒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又遣主

書霍靈秀傳詔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梁武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霍靈秀送卿還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之所以得不死否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齊將齊狗兒等二

人欲以換紹及紹還宣武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
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後周高祖武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等
使於齊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

九月陳遣使來聘

三年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四年九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十一月陳遣使來聘

天和三年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逞兵
部尹公正報聘焉

十一月遣開府崔彥小賓部元暉使於齊時韋孝寬
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好而
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
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捉在彼因其請和之
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
寬詳議孝寬乃於彼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
述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

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齊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先是護母閨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先沒在齊皆被幽繫護爲宰相之後每遣間行尋求莫知消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旣當重權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書與護曰天地隔塞母子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日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思恤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女媠劉及汝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損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上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二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散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

元寶掌賀拔統于各州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
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人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
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鄉人姬庫
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大語吾云我今走向
今軍旣至營遂告我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要
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
可不記此因緣也於後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善
提及汝姑兒賀蘭盛雒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
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
捉其兒打之唯盛雒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性
亡歲賀拔阿計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
奴來富迎女并盛雒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雒
著紫織成襖通身黃綾裘並乘騾同去盛雒小於汝
等二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汝明記之
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簡看知吾
含悲抱蹙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
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
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
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求皆可
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

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
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
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
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
煩暑指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
時中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辭未議言歸更徵爾
笱子女玉帛旣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
意全乖本懷愛人以禮豈惟姑息要子責成貿親求
報寔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
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其曰仁人卧鼓潛
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尾震長平則
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列爲三安得獨全謂無損
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悼蕪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
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碎
震驚三軍憤慨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
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何更期
重入晉人再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
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
求敵詰朝請見相與周旋爲惠不終徒增深怨愛親
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獨貽則周文環珞之美事不

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
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
鍾圯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
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
煩暑指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成
時申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辭未議言歸更徵爾
答子女玉帛旣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
意全乖本懷愛人以禮豈惟姑息要子責成貿親求
報寔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
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其曰仁人卧鼓潛
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尾震長平則
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列爲三安得獨全謂無損
益大家宰位隆將相悼蕪家國銜悲茹血分畢究魂
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碎
震驚三軍憤慨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
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
重入晉人再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
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
求敵詰朝請見相與周旋爲惠不終徒增深怨愛親
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獨貽則周文環珞之美事不

繇此自應內省豈宜有問移書未送而母至
四年正月遣司會河陽公李倫等會葬於齊仍弔
焉

五月齊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遣納言鄭詡使於齊

十月遣右武伯谷會琨御正蔡斌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建德元年二月遣司宗李祭小賓部賀遂禮使於齊

三月齊遣使來聘

四月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彥之使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遣小匠師楊勰齊馭唐則使於齊

二年閏正月陳遣使來聘

二月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官尹鄭譯使於齊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齊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齊遣使來會皇太后葬

十月詔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使於陳

四年三月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治納言伊婁使
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八月陳遣使來聘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陳遣使來聘是歲帝既平北齊後梁明帝蕭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於宴承間乃傳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親虞唇齒犄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帝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義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俾罵朕者也歸曰長義未抱樂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歸乃起請舞帝口梁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

宣帝大象元年九月遣御正杜果禮部薛舒使於陳隋高祖開皇元年二月丁未梁主蕭歸使其太宰蕭巖司空劉義來賀

四月陳遣散騎嘗侍韋鼎兼通直散騎嘗侍王差來聘於周而帝已受周禪致之介國

二年正月陳遣使請和歸赦胡墅

三年四月陳郢州城主張子讓遣使請降帝以和

不納遣兼散騎嘗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嘗侍王邵使於

陳

十二月陳遣散騎嘗侍周墳通侍散騎嘗侍袁彥來

聘

閏月遣兼散騎嘗侍唐令則通侍散騎嘗侍魏潛使

於陳

四年正月梁明帝蕭歸來朝

初帝在周執政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羣臣皆密請與師與迥等為連衡之勢進

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捲山南歸固以為不可

俄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及帝既踐極思禮

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匹

皇二年帝備禮納歸女為晉子妃又欲以其子陽尚

蘭陵公主孫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至是來朝

長安帝甚敬待之設歸位在土公之上賜繡萬疋珍

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帶荆楚未復

舊都故卿之念長軫懷抱朕

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

七月陳遣兼散騎嘗侍謝白兼通直散騎嘗侍賀

基來聘

十一月遣兼散騎嘗侍薛道衡通直散騎嘗侍豆盧寔使於陳

五年七月陳遣兼散騎嘗侍王詒兼通直散騎嘗侍阮卓來聘

九月遣散騎嘗侍李若通直散騎嘗侍崔君略使於

陳

六年四月陳遣兼散騎嘗侍江椿來聘

八月陳遣散騎嘗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嘗侍王春來聘

七年二年陳遣兼散騎嘗侍裴家兼通直散騎嘗侍劉顛來聘

四月遣兼散騎嘗侍楊同兼通直散騎嘗侍崔儀使於陳

八年正月陳遣散騎嘗侍袁雅兼通直散騎嘗侍周止水來聘

二月甲戌遣兼散騎嘗侍何尚賢兼通直散騎嘗侍韋軍使於陳

冊府元龜

帝王部

九入元...和好...卷之二十四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三

弭災

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若乃司牧之重政治或失必示災祥以申警戒聖帝明王觀而脩德懼刑政之壅蔽則勤於聽納恐驕盈之易至則身先節儉憂億兆之未泰則矜微卹隱念賦役之尚

繁則省財節用思忠賢之未進則寤寐遺逸慮邪佞之或邇則斤去羣小補禍為福變災成祥惟德是輔其理何遠是以堯之水湯之旱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皆明德格天至誠感神而咎徵自消妖不能勝矣

殷湯時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鸛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官室榮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殷使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衣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惟予小子履履湯名敢用玄牲告于上天天后土曰今天大旱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惡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累四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雨大至方數千里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穀音遺今之禱樹木合生不恭之謂兩手拱之日拱太戊懼問其相伊陟尹之僕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關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與讀日欬

武丁祭成湯之明日有飛雉登舛耳而雊武丁懼

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唯天監下

典厥義

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若

也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

乃曰其如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王者主民當敬民事

天祭祀有常不當時豐于近也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文王之蒞國八年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

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

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

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

有罪也我必有罪也故以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

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

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

辭令幣帛以禮悅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遂與

羣臣行此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

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見幾

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

宣王時天大旱二年王以不雨遇災而懼側身修行

欲消去之祈于羣祀珪璧既卒乃兩大夫仍叔作雲

漢之詩以美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

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

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治音直使切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適見于天適讀曰適責也見音平甸切災孰大焉災莫大於此朕獲保

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

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

生上以累三公之明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令此謂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旬音蓋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及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以輔朕之不逮

景帝後二年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没入之

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凡言便殿便

非正人之處所以就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

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開宴之處者也帝素服五日

昭帝始元六年夏旱大雩不得舉火柳陽助陰也

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

服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

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

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迺者地震北海瑯邪境
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
輔太嘗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
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
下帝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墮與
際同
地節三年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
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輔朕
之不逮毋諱有司諱避也言雖有司顯
朕皆言其過勿避之
甘露元年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帝

素服五日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
員省苑馬以賑困乏

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
以相救詔曰聞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
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言已德淺薄不足
充入先帝之居室其

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

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三月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
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言德

終其天命今朕恭承天地託於王公之上明不能燭德不

能綏災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

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城郭官寺

及民室屋壓殺人衆獮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山摧地

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衆也治有大虧咎

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不

通之意也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

朕甚憫之郡國被地震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

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

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多

菜色五穀不登人但食菜故其色變惡慘怛于心已詔吏虛倉廩開

府庫賑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

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

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天災降

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羣司

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以寤焉百姓仍遭

克阨無以相賑阨古厄字加以煩擾乎苛吏拘牽乎微文

不得永終性命朕甚憫焉其赦天下

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及

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衆僚久應應古曠字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

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迺者關東連

遭災害饑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旬

甸救之其令大官母日殺不得日所具各減半食具也

乘輿秣馬無乏政事而已

永光二年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

法行而姦軌服軌與宄同亂在外今朕獲承高祖之

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

有怠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晦與暗同又音烏感及元元

大因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疾失牧民之

術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為

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其大赦天下三月壬戌

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

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屢勅公卿日望有效婁古屢字

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中音竹中切施與禁切未合民

心施惠福薄禁令煩苛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

苦靡所錯躬錯置也音曆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正氣

湛掩日夕奪光湛讀與沈同湛掩者是掩而湛沒迺壬戌日有食之

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內郡國舉茂材

帝王部

異等賢良直言各一人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國東關災戊寅晦日有食之詔

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

今朕晡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

不惑眩是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還返也邪說空進

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情

各異也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通六

月晦日有食之時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孔甚也言

災異既多百姓甚可哀也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

修永以輔朕之不逮謂當慎修其身思為當久之道也直言盡意無

有所諱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于祖廟有星

孛于東方始正而虧言始即帝之正而其星之虧也咎孰大焉書云

惟先假正厥事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若適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羣

公孜孜師先百僚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

已毋行苛刻恕者仁也仁已之心以度於物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

三年十二月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

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

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人君不德請見

天地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舉錯不中乃

戊申日食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

陳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言我有違道汝當正之無得對面順從唯唯退後則

有訪端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四郡國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獲保宗

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謂不副先帝之業博曰男教不修陽

事不得則日為之食天著厥異幸在朕躬公卿大夫

其勉悉心輔予不逮百寮各脩其職惇任仁人退遠

殘賊悍厚也陳朕過失無有所諱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詔曰乃者龍見于

東萊日有食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郵謂過也朕

懼焉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

者條奏所賑貸貧民勿按

四月六月詔曰迺者地震京師火災屢降朕甚懼焉

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迺者日蝕星隕

謫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星孛見

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推

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是秋詔曰朕承宗廟之

重戰戰兢兢懼失天心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

國比比地動此比猶言頻也迺者河南潁川邵水出流殺人

民壞敗廬舍朕之不德民及蒙辜朕甚懼焉已遣光

祿大夫循行舉籍舉其名籍也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朕獲保宗廟

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皇暇也惟陰陽不調元

元不贍未覩厥咎屢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

法未得其中惑上暴靈假執古勢字獲名温良寬柔陷

於亡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備

躬乃正月朔日有食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

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彙世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

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平帝元始二年大旱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

斛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

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

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

罷安定呼沱苑以為安民縣中山之安定也起官寺

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

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民居之理宅二百區以

居貧民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食職栗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蕘遺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待皆弛解鉗衣絛絮賜中居人屨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蕭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谷取備爲尋求之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堊字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輔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既盡也詔曰朕以無德

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

大春秋圖識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于一人羣司勉

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書各言得失

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

言皆朕之過人寬不能理吏照不能禁而輕用人力

繕脩官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政事為務則

有宜滌之心則靡樂而不流思得飛蓬隨風微子所

賢人與之其化修應門之政者也管子曰應門聽政無儀式飛蓬而無所定永

噴謂之飛蓬飛蓬之謂明王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

覽前戒竦然驚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

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皇皇未知其方

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

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

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十八年四月己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

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理冤獄錄輕繫

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

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揚州其山曰會稽其川曰三江荆州其山曰衡山其川曰江漢豫州其山曰

帝王部

曰華山其川曰滎洛青州其山曰沂山其川曰淮泗
兖州其山曰岱山其川曰河沛雍州其山曰嶽其川
曰涇汭幽州其山曰醫無間其川曰河沛冀州其山
曰霍其川曰滹并州其山曰管其川曰滹沱此謂九
州各山大川
長史各潔齋禱請奠豕嘉澍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卽位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
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
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嚴

穴爲先勿取浮華又詔曰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夫
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凶年無時而爲備

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懼切切痛心疾首前代
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輒有開墮反風之應今予

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寬獄錄輕繫禱五
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奠豕不崇朝徧雨天

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
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

各言封事

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

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于一人而言事者事
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思弭憂繫昔楚嚴
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輔朕不逮以塞
災變百寮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寬
虐恤鰥寡矜孤弱思致災與蝗之咎

十六年秋七月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
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
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禮記月令孟
秋之月命有

司修法制繕囚器具
枉桎斷薄刑決小罪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

闕謝詔曰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
逆陰陽至今百姓饑餓更相嚼食永懷悼嘆若墜淵
水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
德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

四年正月元日會以年饑徹樂不陳充庭車每大朝
會必陳

乘輿法物車輦於
庭故曰充陳車也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拆裂詔三公
以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寤災帝精素建正

殿

陽嘉元年二月京師旱庚申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徽濟道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維備雨
戊辰雩甲戌詔曰政失厥和陰陽隔并冬鮮宿雪春
無澍雨分禱祈請靡神不禁音誅深恐在所悞違如在
之義今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萊陽河
維盡心祈焉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臨
為萊澤故於萊陽祠焉
二年四月巳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
統奉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協序陰陽災眚屢見咎徵
仍臻地動之異發自京師兢兢祗畏不知所裁羣公
卿士將何以輔其不逮奉答戒異與不空設必有所
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桓帝建和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詔
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
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
象間者日食毀缺陽元晦暗朕祗懼潛思匪遑啓處
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
徒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没入者
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
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瘵死徙邊者悉歸
本郡唯没入者不從此令

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漏水蝗蟲滋蔓殘我百穀太陽虧光饑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為饑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致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

魏明帝太和五年三月辛巳以四年十月至是不雨大雩

景初二年有彗星見張宿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雒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旱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太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大官減膳

咸寧二年正月以疾疫廢二月帝不豫及瘳羣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

于社稷山川

五年二月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

愍帝建興元年六月旱帝親雩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群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以三吳大饑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疎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况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其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削之使黃門侍郎虞駢音斐桓彝開倉庫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

成帝咸和九年六月以大旱詔大官撤膳省刑恤孤寡貶節用

咸康二年三月以旱詔大官減膳免所旱郡縣徒役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以旱詔出輕繫振困乏十二月

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減賦役劫象失度亢旱爲患豈政事未治將有版築涓濱之士邪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

膳
孝武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月有蝕之詔太官備膳

四年二月詔曰年谷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乃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

後魏文成和平五年四月以旱故減膳責躬是夜雨兩大降

孝文時太極殿成將行考室之禮引集羣臣而雪不克饗帝曰朕經始正殿功構初成將集百寮考行大禮然彤雲仍結霏雪驟零將繇寡昧未能仰答天心此之不德咎竟焉在卿等宜各陳所懷以救不逮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樓毅稽首對曰雪霜風雨天地之常夏霖冬霰四時之節今隆冬雨雪固是其時又禮云兩沾服失容則廢禮自古而然不足爲異帝曰昔劉秀將濟滹沱爲之冰合但朕德謝古人不能仰感天意

太和四年二月癸巳詔曰統承乾緒君臨海內夙

昧旦如履薄冰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始
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勅天下祀
山川群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
疾苦所在存問

五年四月甲寅詔曰時雨不霑春苗萎悴諸有骸骨
之處皆勅埋藏勿令露見有神祇之所悉可禱祈
十二年九月甲子詔曰日月薄蝕陰陽之嘗度耳聖
人懼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設誠故稱日蝕脩德月蝕
修刑迺癸巳夜月食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
意

十五年正月不雨至于四月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
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繇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
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
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慮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
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

則帝居太后
哀故有此詔

十七年五月丁丑以旱撤膳

宣武景明四年四月戊戌詔曰酷吏爲禍繇古同患
孝婦滌刑東海焦壤今不雨十旬意者其有寃獄乎
尚書鞠京師見囚務虛聽察之理已亥帝以旱減膳
撤樂辛丑澍雨大洽

正始元年六月以旱撤樂減膳公卿以下引咎責躬
詔曰朕以菲德政刑多舛陽旱歷旬京師枯悴在于
之責夙宵疚懷有司可循案舊典祇行六事囹圄寬
滯平處決之庶尹廢職量加修舉鰥寡困窮所在存
恤役賦殷煩咸加蠲省賢良謹直以禮進之貪殘佞
諛時加屏黜男女怨曠務令媾會稱朕意焉又親薦
享於太廟及錄京師見囚殊死以下皆減一等鞭撻
之坐悉皆原之

永平元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

二年五月帝以旱故減膳撤樂禁斷屠殺

延昌元年四月丁丑帝以旱故減膳撤樂詔尚書與
郡司鞠理獄訟又詔食粟之畜皆斷之

三年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
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
朕甚懼焉祗畏兢兢若臨淵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
譴

孝明熙平元年五月丁卯朔詔曰災旱積辰苗稼萎
悴比雖微澍猶未霑洽晚種不納企望憂勞在于之
責思自兢厲尚書可釐恤獄犴辯其淹枉簡量輕重
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土木作役權皆

休罷勸農省務肆力田疇庶嘉澤近降豐年可必
神龜二年二月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谷未結
三麥枯悴德之無感嘆懼兼懷可勅內外依舊雪祈
率從祀典察獄理寃掩骼埋骼冀瀛之境狂寇暴野
死者既多白骨橫道可遣專令收葬賑窮恤寡救疾
存老准訪前式務令周備三月澍雨大洽

正光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薄運膺寶圖雖未明求
衣惕懼終日而闇昧多闕炎旱爲災在予之媿無忘
寢食今刑獄繁多囹圄尚積宜敷仁惠以濟斯民八
座可推鞠見囚務申枉濫又詔曰穰災招應脩政爲
本民乃神主寔宜率先刺史守令與朕共治天下宜
哀矜勿喜視民如傷况今災旱歷時萬姓彫弊而不
撫恤窮寃理決庶訟可嚴勅州郡善加綏隱務盡聰
明加之祗肅必使事允人神時致靈應其賦役不便
於民者具以狀聞當便蠲罷

二年七月癸丑詔曰時澤弗霑禾稼凋損在予之責
夙宵震懼維剋躬徹樂仍無昭感有司可循案舊典
祗行六事罔狂淹枉隨速鞠決庶尹廢職量加脩厲
鰥獨困窮在所存恤役賦煩民咸加蠲損賢良謹直
以時昇進貪殘邪佞卽就屏黜男女怨曠務令會通

庶革正懲違有弭災沴

三年六月詔曰朕以冲昧夙纂寶曆不能禋奉上靈感延和氣致令災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覲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羣官側躬自勵理冤獄止土功減膳徹樂禁止屠殺

四年八月戊寅詔曰朕以眇聞忝承鴻緒因祖宗之基託王公之上每鑒寐屬慮思康億兆比雨旱愆時皇運舛錯政理闕和靈祇表異永尋夕惕載愆于懷宜詔百司各勤厥職諸有鰥寡窮疾寃滯不申者加憐恤若孝子順孫廉貞義節才學超異獨行高節者具以言上朕將親覽加以旌命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四月又禁屠宰

建德元年五月帝以大旱集百官于庭詔之曰盛衰之節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德薄刑賞非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進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

二年三月不雨至于七月集百寮于大德殿帝責

罪已問以治政得失

宣帝大象元年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繇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宇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于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慙懃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官房日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垂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哀念惡衣減膳去飾徹樂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勿踰等選舉以才官闕修德告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于是舍伏衛徃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

南
隋高祖開皇三年四月旱帝親祀雨師于國城之西

十四年正月以歲旱祀泰山以謝憊咎大赦天下

冊府元龜 卷之二十四

小報

用

辨

示姓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既寧縣事 臣孫以教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壽較舞

帝王部 一百四十四

弭災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乙卯詔曰酒醪之用表飾
制於權娛芻豢之滋致其旨於豐衍然而沈湎之輩
絕業忘資惰窳之民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
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趣末者衆浮冗尚多有差

冊府元龜 帝王部

趙彙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
宜斷屠酤

四年三月帝以旱故親錄囚徒俄而澍雨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關東河南隴右及緣邊諸州
害秋稼九月辛酉詔曰蟲霜爲害風雨不時政道未
康咎徵斯在朕祗奉明命撫育黔黎憂愍之至實切
懷抱輕徭薄賦務本勸農必望民殷物阜家給人足
而陰陽不和氣候乖舛永言罪已撫心多愧河北燕
趙之際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郊幽延以北或春
逢亢旱秋遇霜淫或蝨賊成災嚴凝早降有致饑饉
慟傷無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書侍郎溫彥
博尚書右丞相魏徵治書侍御史孫伏伽簡較中書
舍人辛誦等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其苗稼不熟之處
使知損耗多少戶口乏糧之家存問若爲支計必當
細勘速以奏聞待使人還京量行賑濟

十月丁酉以歲饑貶膳

三年四月丙午以旱甚避正殿六月詔曰朕以眇身
祗膺大寶託王公之上居億兆之尊勵志克己詳求
至治兢兢業業四載于茲矣上不能使陰陽順序風
雨以時下不能使禮樂興行家給人足而關輔之

連年不稔自春及夏亢陽爲虐雖復潔誠祈禱屢變
斯牲膏雨愆應田疇廢業斯乃上玄貽譴在予一人
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朕是用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瞻
西郊而載惕仰雲漢而疚心內顧諸已永懷前載既
明不自見德不被物豈賞罰不衷任用失所將奢侈
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極言朕
過勿有所隱是月遣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左僕
射房玄齡工部尚書段綸刑部尚書韓仲良祈雨於
名山大川

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大蛇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參
水帝以問祕書監虞世南曰是何祥也脩何術可
以禳之對曰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
足怪也山東足雨雖則其嘗陰慘過久恐有冤獄伏
願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
消變帝然之遣使者分道賑恤餓人申理獄訟多所
原免

十月彗星見帝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祕書
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
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
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誠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

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政德不修麟鳳數見終是無補但使百姓安樂朝無闕政雖有災變何損于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未足爲憂帝曰吾之治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勢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雒陽當此之時足爲勦敵而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吾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志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旣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言念于此不覺惕焉懼矣溫彥博進曰昔宋公一言彗星三徙陛下見變而懼災其消乎

十一年七月車駕巡雒陽詔以水災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在供役量事停廢

十五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宮帝旣罷封禪于是避正宮減宮饌申以祗誠星退乃復

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雪無盈尺今春之內雨不及時載想田疇恐乖豐稔農爲政本

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箱何異昔頽城之婦隕霜之
臣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州縣獄訟常有寃滯者是
以上天降鑒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刑
獄以申枉屈務從寬宥以布朕懷庶使桑林自責不
獨美於殷湯齊郡表墳豈自高於漢代

六月癸巳以旱不視朝乙巳謂侍臣曰殷湯周宣求
雨懇禱昔聞其語今見其心比望雲蒸雨濃重於金
膏玉液又詔曰朕以寡德祗膺寶命而政慙稽古誠
關動天和氣愆于陰陽亢旱涉於春夏靡愛斯牲莫
降雲雨之澤詳思厥咎在于一人今避茲正殿以自
剋責尚食嘗膳亦宜量減京官五品已上各進封事
極言無隱朕將親覽以答天譴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官文武九品已
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顯慶元年二月上封人奏稱去歲粟麥不登百姓有
食糟糠者帝命取所食物視之驚嘆手詔曰上封人
所進食極惡情之憂灼中宵輒寐未言給足取俸良
深夫國以人爲本以食爲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朕
臨御天下于今七年每留心庶績軫慮農畝而政道
未凝仁風猶缺致令九年無備四氣有乖遂使去歲

霖滯便卽罄竭所以佇西郊而結念眷東作以勞
豈下乏農夫上其塚饌宜令所司嘗進之食三分減
二羣臣奏言伏見手詔以近畿諸州百姓少食特爲
減膳去年雖不善熟未是大饑陛下憂勞情深發使
賑給復爲減膳在外黎庶不勝喜慶帝曰比日亦聞
百姓食少不足爲至是今所見者乃非人所食物朕
聞天子以百姓心爲心豈有見有如此一身獨供
僕自見此食憂歎不能已也三月澍雨百寮請復嘗
膳許之

四年七月以亢旱避正殿

總章元年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御延
福殿前東廊事令中御減膳奉嘗停樂仍令内外文
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少
師許敬宗等奏稱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背不足
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嘗膳帝曰朕獲奉宗廟臨取
億兆謫見于天誠朕之不德也不從所請敬宗等又
奏曰陛下至仁被物克享靈心東封告成休徵應并
伐叛懷柔無遠不屆若不上符天意豈能致此雖有
高麗一隅上阻王命天軍問罪殄滅有期謫見東北
當其分野上玄星象見彼谷徵臣等不勝慶悅帝曰

天道既遠非人所測我爲萬國主豈可推過於小
哉戊辰彗星滅

二年二月戊辰以旱親慮京城囚徒其天下見禁囚
委當州長官慮之仍令所司分禱名山大川
咸亨元年三月以歲旱穀貴詔司成弘文崇賢館及
書筭律醫胡書等諸色學生并別勅修撰寫經書官
典及書手等官供食料者宜並權停其有職任者各
還本司自餘放歸本貫秋熟已後更聽進止
八年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有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
司囚周王顯慮雒州及兩縣囚

上元二年四月久旱避正殿減膳徹懸兼令百官
言得失勿有所隱仍令禮部尚書楊思敬往中嶽以
申祈禱

三年七月彗星見于東井光芒長至三丈掃中台指
文昌宮帝避正殿詔中殿徹膳太嘗停樂兼減食果
之馬遣使慮岐州及京城囚徒内外文武官各進封
事勿有所隱

八月青州大風齊淄等七州大水詔停此中尚梨園
等作坊減少府監雜匠放還本邑兩京及九成宮土
木工作亦罷之天下囚徒委諸州長官慮之

儀鳳三年四月朔以旱避正殿親慮京城繫囚悉原宥之

永隆二年正月己亥詔曰朕聞受上天之命者其道在乎愛人處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然則所修在德池籞可以假貧人所寶惟賢珠玩不足奉諸已自朕臨馭天下三十餘年永念黎元情深撫育頻頒制命猶未遵行所有差科尚多勞擾關中地狹衣食雖周山東遭澇糧儲或少刺史縣令寄以字人長史司馬職惟毗贊若能恤隱求瘼清直無私則囹圄于是空虛鰥寡自然蘇息而在外官司罕能奉法志存苟且不舉綱維欲使訟息刑清家給人足無爲而化其路何繇今當勵精求政先身理物救乏調無自適及遠凡在寮庶宜識至懷其殿中太僕寺馬並令減送羣牧諸方貢獻物及供進口味百司支料並宜量事減省雍岐華同四州六等已下戶宜免兩年地稅河北澇損戶嘗式蠲放之外特免一年調其有屋宇遭水破壞及糧食乏絕者令州縣勸課助修并加給貸

永淳元年正月朔以年饑受朝賀而不設會放雍州諸府兵士於鄧綏等州就穀

中宗神龍二年正月以旱親錄囚徒多所原宥其東
都及天下諸州委所在長官詳慮又遣使祭五嶽四
瀆并諸州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

五月以旱避正殿尚食減膳

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丙戌以炎旱命減膳囚徒並決
斷勿使冤滯土木之功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以久霖雨告乾陵及太廟帝減
膳避正殿

開元二年正月關中饑下詔曰朕聞諸易曰先天而
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因斯而
言則君事於天養於人行月令順時物也朕以不德
恭膺斯運靜言詢政每用憂勞屬獻歲發春東風解
凍土膏脉散草樹自榮而天久不雨元元何辜孰可
以授農事拯彼饑者豈布德利施慶惠尚不及歟豈
掩骼埋胔無麇無卵尚不及歟豈名山大川修祭合
祀尚不及歟欽若令典惟增所懼緬懷大猷思補其
闕有司司承令以稱朕心其有直諫昌言弘益政
理者朕將親覽罔或隱避不悉之務一切停息見禁
囚徒速令處置宜從寬大勿使稱冤本州本軍刺史
軍將境內所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並宜祈

其有僵屍暴骸無主收斂者亦仰埋掩量致祭訖
具狀奏聞應須酒脯宜用官物古者雪冤婦於東海
問刑人于北寺則以旱之故應時如響至于山不
澤不竭使霈然以降興而致之復何遠也將達精誠
務修蠲潔俾幽坎遂性飛走從宜則冀天之愛人月
離于畢願頤之望感而遂通布告遐邇令知此意二
月帝親慮囚徒宰臣等奏曰陛下亢旱親降德音
膳徹樂朝野之人無任欣感然食粟之馬在廐猶多
臣請馬料日減其半迴給饑戶則人畜借濟免供
之乏許之

四月壬子以久雨命有司築京城門

三年五月戊申以旱故下詔曰司牧生人愛之如子
瞻茲災旱倍切憂勤將理政不明邪冤囚有滯邪
癘道長邪陰陽氣隔邪何崇朝密雲布未洽也載加
寅畏弗敢荒寧誠不動天歎深罪已思從避戒以塞
愆尤俾月離有期星退何遠朕今避正殿減常膳仍
令諸司長官各言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天下見
禁囚徒中或以痛自誣者各令長官審加詳覆疑有
冤濫隨事案理仍告於社稷備展誠祈諸州旱處有
山川能興雲致雨者亦委州縣官長速加禱祀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今年蝗蟲暴起乃是孽生所緣
官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爲
身計何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田苗掃地俱
盡使人等至彼催督其中猶有推託以此當委官員
責實若有勤勞用命保護田苗湏有褒貶以明得失
前後使人等審定功過各具所繇州縣長官等姓名
聞此蟲若不盡除今年還更生子委使人分州縣計
會勿使遺類是時山東諸州蝗蟲五月末在處生于
陂澤鹵田尤甚縣官或隨處掘穿埋瘞放火焚滅殺
百萬餘石餘皆高飛奏海蔽天掩野會潮水至盡漂
死焉蝗蟲積成堆岸及爲鴟鵂白鷗練鵲所食種類
遂絕

八月詔河南北簡較蝗蟲使狄光嗣康敬昭高道
賈彥璘等宜令待蟲盡看刈禾有次第然後入京奏
事恐山澤之內或遺子息農隙已後各令府州縣長
簡較仍告按察使如來年巡察更令蟲出所繇官量
事貶降

六年七月帝以亢旱不御正殿於小殿視事詔曰皇
天應人必有所謂此月少雨蓋非徒然深慮繫囚或
有寃滯京城內諸司見禁囚徒並以來日過朕將

應所司量准舊典其杖以下情不可恕者速決自
卽放却

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帝素服以候變徹樂減膳令
中書門下省察囚繫及天下水旱之州皆令賑恤不
急之務一切停罷七月詔曰今月初雖降時雨自
此之後頗憊其液如聞側近禾豆微致焦萎深用
勞式資祈請立禱則久嘗典宜遵卽令禮部侍郎王
丘太常少卿李暉分往華嶽河濱祈求甲申親慮
於宣政殿事非切害悉原之詔曰朕以匪德嗣膺不
命雖日慎爲誠政期以康而天災流行誠或未感
孟秋在候雨澤愆足永念農畝用懷宵旰在乎之
萬方何罪視人如傷一物增休且夫修政之要惟
之重雖得情勿喜寧僭無濫將恐此輩猶有寃人
傷於和而作此厲法惟明慎事藉躬親故爰加案
開其幽滯雖士師不寃時稱閔實而愚者自陷朕
愍焉故屈嘗法特申寬典丙戌詔曰爰自春首頗
其澤眷茲近甸將損嘉苗人天謂何夙夜增休豈
罰莫省罪獄其紛儻致吁嗟是生炎亢故京師四
親慮原減而郡縣狴牢將何慎恤平分之道孰
懷天下諸州見繫囚徒宜令所錄長官便慮有司

此類作條件處分

九年夏五月己未勅諸州水旱時有其五嶽四瀆宜令所司差使致祭自餘名山大川及古帝王并名賢將相陵墓並令所司州縣長官致祭仍各修飾洒掃十二年七月河東河北旱命中書舍人寇泚宣慰河東道給事中李昇期宣慰河北道百姓有匱乏者量事賑給帝親禱于內壇場三日曝立

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六卿祭山川詔曰五嶽視三公之位四瀆當諸侯之秩載于祀典亦爲國華方屬農功頗增旱暵虔誠徒積神道未孚用申靡

愛之勤與通能潤之感宜令工部尚書盧從愿祭東嶽河南尹張敬忠祭中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祭西嶽及西海河瀆太嘗少卿張九齡祭南嶽及南海黃門侍郎李暉祭北嶽右庶子何鸞祭東海宗正少卿鄭繇祭淮瀆少詹事張晤祭江瀆河南少尹李暉祭北海及濟瀆且潤萬物者莫先乎雨動萬物者莫先乎風眷彼靈神是稱師伯雖有常祀今更陳祈宜令光祿卿孟溫祭風伯左庶子吳兢祭雨師各就壇埴務加崇敬但羞蘋藻不設牲牢應緣真祭尤宜精潔壬戌以旱及風災命官及州縣長官上

事指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十六年九月以久雨帝思宥罪緩刑乃下制曰古之善爲邦者重人之命執法之中所以和氣洽嘉生於今秋京城連雨隔月恐耗其膏粒而害于塗盛抑朕之不明何政之闕也永惟久雨者陰氣凌陽冤塞不暢之所致也持獄之吏不有刑罰生於刻薄輕重出於愛憎邪詩曰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刺壞法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明慎刑也好生之德可不務乎兩京及諸州繫囚應推徒已下罪並宜釋放死罪及流各減一等庶得解吾人之愠結迎上天之福祐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宣慰賑給仍令黜陟官吏決囚徒

天寶十二年八月京師連雨二十餘日米涌貴令中書門下就京兆大理疎決囚徒

十四載三月詔曰近日以來時雨未降在於宿麥屬有所傷雖憂勤之心不忘於黎庶而精誠之至莫展於靈祇宜令太子太師陳希烈祭玄冥光祿卿李傑祭風伯國子祭酒李麟祭雨師仍取今年二十三

各申誠請務令蠲潔如朕意焉又詔曰關輔郡邑
澤屢施京城在近時雨未降是用軫慮匪寧于懷其
諸郡壇雖已勤請攸資遍祭庶達誠心宜令吏部侍
郎蔣烈今月二十五日祭天皇帝地祇給事中王維等
分祭于五星壇務申虔潔以副朕懷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帝令檢
獄緩刑詔三司條件疎理處分甲戌雨止

乾元元年五月己亥亢旱陰陽人李奉先自大明宮
出金龍及紙錢太常音樂迎之送於曲江池投龍祈
雨宰相及禮官並於池所行祭禮畢奉先投龍於池

二年三月癸亥以久旱徙東西二市於是祭風伯雨
師修雩祀壇爲泥人土龍及望祭名山大川而祈雨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久旱遣近臣分錄大理京兆
囚徒

三年六月庚子以大旱分遣左僕射裴冕等禱祝川
瀆及徙市閉諸坊門祀風伯雨師是日乃雨

大曆四年自四月雨連霖至秋京師米斗至八百官
出米二萬石分場出糶貧人閉坊市北門置土臺及
黃幡以祈晴是日雨止

德宗貞元元年五月癸卯命右庶子裴諝殿中

馬錫鴻臚少卿韋俊分禱終南秦嶺諸山以祈
十二月丁亥詔曰朕以眇身繼明列聖不能纂修先
志以治昇平馴致寇戎屢興兵革上玄降警蝗旱
災年不順成人方歉食言念於此實用傷懷是以齊
心別宮與人祈穀雖陽和在候而黔首無聊稱慶于
千竊所不敢其來年正月一日朝賀宜罷

二年正月壬辰朔以關輔荒饑停朝賀之禮丙申詔
曰朕以薄德託于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而鑿之
不明百度多缺傷痍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
賦歛彌繁人怨上聞天災下降連歲蝗旱邊無農收

惟茲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深警予衷踴躍
憂慙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
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廩食俱竭餓
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盡捶楚仍及弛征則軍實
之贍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
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于息費
咎之本既繇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尚食每日所
進御膳宜各減一半應宮內人等每月唯供給糧米
一千五百石其飛龍廐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
並減半料京兆尹應科徵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如有

能減有均無賜救貧乏者當受以官秩

五月百寮上表諸復御膳先以旱蝗寇盜充斥故從
貶省至是從之

六年三月以旱故遣使分禱山川是春京畿關輔河
南大無麥苗

十一年五月以旱故令禮部尚書董進巡覆百司禁
囚

十三年四月以久旱令百司速決囚徒

十五年三月以久旱令李嶽鄭雲達於炭谷秦嶺祈
雨

四月以久旱令陰陽術士陳混嘗呂廣順及摩尼等
祈雨

十九年正月至於六月不雨分公卿望祈于嶽鎮海
瀆各山大川精禱于太社太稷太廟天皇地祇及山
川能出雲爲雨者

六月詔曰京師近郊時雨未洽慮囹圄冤滯致傷和
氣是用軫於朕心其御史臺大理寺及京兆府等諸
司繫囚中書門下與有司亟議條理冤滯以聞

憲宗元和七年三月庚午以旱故詔京畿內禁囚徒
提罪輕重宜疎理處分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官人二百車許人得娶以爲
以水害誠陰盈故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 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較閱

帝王部 一百四十五

弭災第三

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己亥詔曰自冬以來甚少
雨雪農耕方始災旱是虞慮有寃滯感傷和氣宜委
御史臺大理寺及府縣長吏自錄囚徒仍速決遣除
身犯罪應支證追呼近繫者一切並令放出須辨對

者任其責保與得克消沴氣延致休祥

四年六月辛巳詔曰近者夏麥垂熟霖雨稍多雖不甚損傷亦是陰陽小沴必慮囚徒之中或有冤濫宜令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同疎理決遣訖聞奏其在內諸軍使囚徒亦委本司疎決聞奏

徽宗寶曆二年六月癸亥詔曰近日京城雖已得雨畿甸之內霑灑未周災歉是虞黎元重困救旱之備深所注懷宜令京兆府各勒諸縣令長疎理見禁囚徒除首罪外餘支證並責保放出其有法不得原情有可恕者府司一一條舉當為蠲免御史臺大理寺

亦委本司長官親自覆視准前處分災熾方甚徃年可矜京城及畿內諸獄亦宜並與除放與得存活文宗太和元年六月庚子詔緣自夏少雨應見禁囚徒宜差清疆御史各就諸司巡勘速理聞奏無令冤滯是月以霖潦詔京城見禁囚徒慮有冤滯宜令御史臺府縣及諸司各量輕重疎決三日內聞奏

六年五月庚申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與納隍之咎一夫不獲歎時予之辜雖饑疫凶荒國家代有而陰陽禋祚儆戒朕躬自諸道水旱害人疾相繼宵旰罪已興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恤

原蠲賦救患賑貧亦謂至矣今長吏申奏札寔徇其
蓋教化未感於蒸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失
官吏之或非百姓稱寬稅役多弊姦賊未去農業失
時有一于茲皆傷和氣並委內外文武嘗參官一一
條疏各具所見聞奏必當親覽無憚直言其諸道應
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具隨事應
賑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與本戶稅錢三
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半本戶稅其疫
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
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來其有一家長大者皆死
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致夭傷長吏
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江
南諸道既有凶荒賦入上供悉多蠲減國用嘗限或
慮不充宗廟切急所須外所有舊例市買貯備雜物
一事已上並仰權停待歲熟時和則舉處分於殿殿
自臨御于今七年兢兢乾乾不敢自逸而冲昧寡德
未能燮調艱旱水災或罹於藩郡天亡疾苦或害於
生人悼於厥心省已自責其州府長吏各奉詔條勉
加拯卹

七月壬寅詔曰秋稼方茂時稍愆亢慮有寬繫致

和氣應內外諸司見禁囚徒各委本司長吏應
決務從寬典副我憂懷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累聖之不
圖宵旰兢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于今而水旱
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蓋德未動天誠
未感物一類失所有過在予載懷罪已之心深軫
隍之歎宜敷惠澤式表憂勤如聞去年以來河東關
輔亢旱爲災秋稼不收人甚窮困今方春之時須務
農事若不賑救恐至流亡其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府
宜賜七萬石同華陝虢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營
平義倉及折糴斛斛充無本色以運米折給爲本州
府長吏明作等第差官吏對面宣賜先從貧下起給
京兆府太和六年青苗推酒錢在百姓腹內並放免
京兆河中同華陝虢晉絳等州府自太和六年秋糶
以前諸色逋懸在百姓腹內悉放免議獄恤刑前王
攸重苟有寃滯卽傷陽和慮在城諸司諸使應有因
徒限七月內處分訖奏聞河南府八州府勅到在此
處分諸色功役非灼然交切者勒停應管內各山大
川能致風雨者委長吏精誠禱請水旱之數雖云
理導化失節亦致咎災顧惟寡昧敢忘勉責

及外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有規正期於阜安咸啓乃誠用致予理無或有隱
忝在公內外官有貪暴殘害政害人者臺司紀察
聞奏朕爲人父母虔奉丕業夕惕若厲夙興匪寧
膳徹樂庶答天戒咨爾長吏實分予憂勉加撫綏
副惻隱庶切救災之義爰申爲上之懷中外臣僚宜
體朕意

七月己酉勅曰今緣稼穡方茲旬月少雨慮其究滯
或有感傷宜委左僕射李程及御史大夫鄭覃同就
尚書省疎理諸司囚徒務從寬降限五日內畢聞奏
其外州府爲有稍旱處委長吏速准此處分壬子以
旱命吏部尚書令狐楚御史大夫鄭覃同疎決囚徒
甲寅徙市

閏七月乙卯詔曰朕嗣纂聖圖覆育生類兢業寅畏
上承天休而陰陽失和膏澤僭候害我稼穡災于
黎有過在予敢忘咎責是用避殿徹樂減膳省刑思
惕慮以覃思庶薦誠而致雨時澤未降已來朕當
正殿減供膳太嘗教坊聲樂權停閱習飛龍廐馬
減食粟其百司官署厨饌亦且權減陰陽鬱理禁
傷害有素和氣是垂燮調今放出官人一千人其

道今年合進鷹犬宜數內停減一百頭聯在五坊者
宜減放一百頭聯京城囚徒慮有寃滯已委疎決務
從寬降宜令鄭單令狐楚速具條疏開奏內外諸司
先有脩造稍非急切者並宜停省公卿百寮及戚里
舊將相之家如有僭侈踰制委御史臺糾察聞奏諸
州府長吏及縣令有貪縱苛暴者委御史臺訪察聞
奏名山大川及能興雲致雨者各委長吏精誠祈禱
於戲朕受天眷佑為人父母曠旱作沴焦勞匪寧福
祀山川靡愛珪璧非食罪已緩獄消災載深勤雨之
心冀警納隍之戒凡百士庶宜諒予懷時以久無雨
帝徧走羣望至是復有此詔既而甘澤普霑人心大
悅

八年六月甲午詔曰近者咎徵所集陽亢成災靡神
不宗未獲嘉應豈刑政之尚乖其當將獄行之未察
其寃風興以思庶答天譴宜令尚書右僕射李逢吉
御史大夫鄭覃於尚書省疎理刑獄輕繫者咸從於
決遣重條者議所以矜寬小大以情必詳必慎致誠
無怠稱朕意焉丁酉詔曰時屬亢陽慮有寃繫慮諸
州府囚徒各委所在長吏疎理處分務從寬降其錄
制獄未決遣者委刑部大理寺速立限奏覆稍法

滯者仍令御史臺糾劾舉奏

九年三月乙丑制以仍歲水旱黎民艱食其宰牧非才貪殘爲害及承前積弊須有條疏或寃獄留滯速宜疎決者並委觀察使糾察詳訪具狀開奏用弭天

青

七月詔曲江雪土龍

開成二年三月壬申以妖星見降詔誠百司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死者從流流已下並釋放膏澤不愆播種伊始土木興役恐妨農功禁中及百司所有修造並宜權停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鷄及鷓鴣鳥雀狐兔等悉宜放之朕今素服避殿命太嘗徹樂太官減膳一口嘗分爲一旬嘗參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謀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陳救災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心以輔厥辟於戲朕明誠未感化理未孚譴告在天丁寧斯甚所宜盡意其與同憂勉進嘉言共凝庶績解違納誨副茲虛懷宜示內外各令知悉甲戌以彗星見命京師諸佛寺開仁王經道場

四月戊申詔曰自春以來未降甘澤從來但以過時無雨議祈禱及至降洒已似後時今雖未旱亦要

治各宜差官精誠祈禱

七月庚午詔曰農人徧野其澤稍愆眷言時苗未
收穫齋心懇禱猶望有成各宜差長吏所在靈廟
祈乙亥以久旱移市開坊市南門乙酉詔曰秋旱未
兩慮有幽冤縲禁多時須議疎決京司刑獄宜令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覃親往疎理乃分命宰
臣祈雨於太廟太社白帝壇己丑遣侍御史崔虞孫
範各往諸道巡覆蝗蟲并加宣慰

三年正月乙亥京兆尹崔瑛奏畿內去冬少雪宿麥
未茲今欲差少尹於終南廣惠公廟祈禱諸縣各委
令長於靈跡處精誠祈請從之癸未詔曰朕自守不
訓恭臨大寶兢兢業業十有三年何嘗不惠下以愛
人克己以利物外無畋遊之樂內絕土木之功浣衣
菲食宵興夕惕厚於身者無不去便於人者無不行
損羣方之底貢驅時風於樸素將以弘祖宗法制致
夷夏雍熙勤求理道日冀平泰而去秋旱蝗所及稼
穡卒瘁哀此蒸人懼罹艱食是用順時布令助煦育
之深仁施惠覃恩法雨露之殊澤其淄青兗海鄆曹
濮去秋蝗蟲害物偏甚其三道有去年上供錢及斛
斗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今年夏稅上供錢及斛

斛亦宜全放仍以當慶嘗平義倉斛斛速加賑救
兆府諸州府應有蝗蟲米穀貴處亦宜以嘗平義倉
及側近官中所貯斛斛量加賑賜閉糶禁錢爲時之
蠹方將革弊尤藉通商其見錢及斛斛所在方鎮州
府輒不得擅有壅遏任其交易必使流行仍委出使
郎官御史及所在度支鹽鐵巡院切加勾當兼委軍
運使設法般運江淮糴米於河陰貯積以備節級賑
救應方鎮州府借使度支鹽鐵戶部錢物斛斛經五
年已上者並宜放免刑獄之重人命所懸將絕寃濫
必資慎恤京城百司及畿內見禁囚徒委中書門下
差官疎理無使滯寃於戲唯此凶災是彰菲德情
忘於罪已惠所貴於及人施令布和期於蘇息凡厥
臣庶宜體朕懷

十一月壬戌帝以妖星見詔京城百司及諸道州府
十一月八日以前見禁囚徒未經勅斷者犯死罪並
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其十惡及謀殺人劫盜賊
并官典犯賊不在此限諸道今年遭水及蝗蟲州縣
人戶等宜委觀察使與州縣長吏計會精加訪察勿
憚奏論諸道所有進獻時新委中書門下更點勘
減以稱朕意京畿之內百役繁興欲其阜安切在

卹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勅賑貸諸縣百姓糧種
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聞穀內半是義倉斛
此乃救災之備豐年自合收填其餘有戶部管係者
並宜停徵以俟來歲畿內諸縣應有開成元年已前
諸色逋欠仍委度支與府司同檢勘聞奏如是官吏
破用不在此限皇太子葬事緣卜日稍近但令粗及
禮制不必過務虛儀以涉繁冗則湏裁減冀無害物
夫豈傷恩易定兩州地里深阻近者守臣喪歿軍中
初有異圖累譴詔書申明事理革心遷善章表繼來
張元益出定州後應是初扶樹元益有違朝旨者
將較至于官健委新節度使安存懾諭並從洗釋如
或輒相告訐却以其罪罪之冀使藩方永無疑懼之
武百寮及諸色人有能通達刑政之源參考天人之
際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至於徹樂減膳抑亦舊章
便當內自指揮不復更形綸翰宣示中外宜體朕懷
懿宗咸通十年六月戊戌制曰動天地者莫若精誠
致和平者莫若修政朕顧惟庸昧託于王公之上于
茲十一年矣祗荷丕構寅畏小心慕唐堯之欽若具
天道周王之昭事上帝念茲風夜靡替虔恭同敷
之憂勤思納陛之軫慮內戒奢靡外罷畋遊函

於雍熙祈自得於清淨上望寰區無事稼穡有年
燭理不明涉道惟淺氣多堙鬱誠未感通旱暵是
蟲螟爲害蠻蛋未賓於遐裔寇盜復窺於中原尚
戎車益調兵食俾黎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忘安今
夏驕陽時雨久曠憂勤蒸庶旦夕焦勞內修香火以
虔祈外罄牲玉以精禱仰俟玄貺必致甘滋而油
未與秋稼闕望覩茲愆亢軫于誠懷復慮暴政煩刑
強官酷吏侵漁囊橐陷害孤寡致有冤抑之人構
災沴之氣主守長吏無忘奉公伐叛興師蓋非獲已
除姦討逆必使當辜苟或陷及平人自然風雨愆候
凡行營將帥切在審詳昭示惻憫之心敬聽勤師之
旨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官
犯賊故意殺人合造毒藥光火持杖開劫墳墓及
連徐州逆黨外並宜量罪輕重速令決遣無久繫
雷雨不周田疇方瘠誠宜愍物以示好生其京城未
降雨間宜令坊市權斷屠宰昨陝虢中使迴方知
早有損處諸道長吏分憂共理宜各推公共思濟
界內有饑歉切在慰安哀此蒸人無俾艱食徐方寇
孽未殄師旅有征凡合誅鋤審分淑慝無令脅從
死元惡偷生宜申告代之文使知逆順之理於

思禹湯之罪已其庶成康之措刑孰謂德信未孚
化猶梗咨爾多士毗予一人旣引過在躬亦漸幾于
理布告中外稱朕意焉

哀宗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宿麥未登時陽久亢
慮闕染盛之備軫予宵旰之憂所宜避正位於宸居
減琫羞於嘗膳諒惟眇質深合罪躬庶其昭感之祥
以致滂沱之澤今月八日已後不坐正殿及減常膳
四月壬申詔曰朕以冲幼克嗣丕基業業兢兢敬恭
夕惕今以彗星謫見深宜罪躬雖已降恩赦更起今
月二十四日避正殿減嘗膳明自思過咎也已未司
天臺奏星文彗見請于太清宮建黃籙道場從之
三年九月詔以久雨恐妨農事遣工部侍郎孔績崇
定鼎門如不止止于三日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庚寅自冬無雪差官分
道祭於百神

二年二月自冬不雨命禱百神

三年勅時雨稍愆差官祈禱

八月乙未勅旬日霖雨恐傷秋稼湏命祈止冀獲開
晴可差官分禱祠廟

九月有司上言以八月二日夜五鼓四籌焚惑犯星

二度星周之分請依法禳之於京城四門懸東流水
一罌兼令關坊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

十二月戊寅勅節及杪冬稍憊時雪須命祈禱以濟
農功宜令有司差官分命祈祭諸神廟乙酉輿駕幸
廣化寺祈雪

三年正月戊午時雨稍憊命興唐府差官分禱祠廟
二月辛丑帝祈雨於郭伯神祠

四月丁卯勅時雨少憊恐妨農事須命祈禱冀遂豐
登宜令差官分道祈禱百神癸酉租庸院奏時雨少
憊恐傷宿麥兼慮有妨耕稼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
從之辛巳勅亢陽稍甚祈禱未徵將致感通難避勞

擾宜令河南府於府門造五方龍集巫禱祭徒市

五月壬子勅時雨尚未沾足宜令河南府徙市閉坊
門依法畫龍置水祈請令宰臣於諸寺燒香戊申帝
幸龍門之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七月丁酉勅河南尹依法祈晴己亥勅淫雨稍甚宜
差官分道祈晴

九月辛卯朔勅霖雨未止恐傷苗稼及妨收穫宜令
差官於諸寺觀神祠虔心祈禱仍令河南府差官應
有靈迹處精虔祈止丙午勅霖雨未晴宜令宰臣尚

書丞郎分於寺觀祈晴

四年正月諸道各奏准宣爲去年十月地震命僧道
置消災道場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辛未以時雨稍愆分命朝臣禱
祠歡瀆八月物久雨不晴慮傷農稼可申命禱祭仍
曉諭天下州府疏理繫囚無令寃滯

十月己丑日月色皆赤庚寅日月尚赤遣使祠五嶽
丁酉勅自秋涉冬稍愆雨雪慮傷宿麥宜令禱祠分
遣朝臣告祠羣望宜付所司

二年正月司天奏今年歲日五鼓後東方有青黑雲
主歲多陰雨宜行禳祭禱祠從之

六月癸未宣宰臣於諸寺祈雨辛丑勅近以時雨稍
愆恐傷禾稼爰命祈禱果獲感通宜令本官各於本
處賽謝

三年七月霖雨稍甚命宰臣散於寺觀祈晴八月汴
州稍旱命丞相祈雨於寺觀

十二月以十月至是月少雪命公卿散祈於祠廟
四年十二月丙午中書舍人程迥奏三冬未降時雪
請命臣僚虔申祈禱從之

長興元年四月甲辰勅自夏以來稍愆時雨宜差官

祈禱

二年三月勅自春以來稍愆時雨宜分命朝臣祈禱
四月乙巳帝幸龍門寺祈雨至晚還宮乙卯勅久愆
時雨深疚予心雖過虔祈猶未溥足宜廣推恩之道
更敷恤物之懷貴獲感通必彰靈應宜令諸道州府
各委長吏親開刑獄省察寬濫應見禁囚徒除犯死
刑外餘盡時疎放除省司主持迴圖敗闕軍將及諸
色人等見別指揮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憫或非欺
罔積年致有逋懸各具分析續行勅命并公私債負
放至秋熟填納今年取者不在此限

八月丙子勅陰雨稍頻慮妨收穫宜令河南府依古
法祈禱

三年三月丙申帝以春雨稍頻慮妨耕種宜令河南
府依古法祈禱帝問翰林叅謀趙延文自春以來頻
雨何故奏曰緣火犯井所以頻雨兼雷聲似夏並不
益時乞寬刑獄從之壬寅司天奏以時雨過多請差
官禱祭從之六月辛酉命文武百官應在京寺觀神
祠祈晴又勅霖雨積旬尚未晴霽瞻言刑獄慮在滯
滯京城諸司繫囚並宜疎理釋放

七月以久雨未晴分命禱祭勅天下州府見禁囚徒

據事理疾速斷決不得滯淹久雨未晴恐至淹抑
四年七月壬午勅時雨稍愆慮傷時稼分命朝臣禱
祭諸神

末帝清泰元年六月丙子諸內外差官祈雨自去年
秋不雨冬無雪帝初至至德宮雨數寸至是旱京師
喝苑十數人帝命韓昭裔開廣化寺三藏塔是夕雨
至三寸丁酉以久旱京師酷熱自七日至十三日喝
死者數百道路死者相望帝深憫惻日遣中使往龍
門廣化寺禱雨百僚奔走祠宇至十三日雨四寸
七月己亥分命宰臣百僚諸祠廟祈雨甲辰幸龍門
佛寺禱雨至晚還宮又詔以京畿旱遣供奉官賀守
圖湯王廟取聖水澤州西界有析城山山巔有池水
側有湯廟土人遇旱取水禱雨多驗先是帝憂旱甚
房曷言聖水可以致雨故也

八月甲申詔曰霖雨稍頻慮妨收穫分命朝臣諸祠
宇祈晴乙未詔曰苦雨連綿已逾旬浹差官祈祭尚
未晴明宜令宰臣李愚劉昫盧文紀姚顛各於諸寺
觀虔告自十一日後霖不止至是日稍霽

九月己亥詔曰久雨未霽禮有祈禳祭都城門三日
不止乃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

等崇諸城門太常卿李懌工部尚書崔君儉告宗廟
社稷甲辰詔曰霖霖稍甚愆伏爲災朕燭理不明慮
傷和氣都下諸獄委御史臺差官慮問西都差留守
判官藩鎮差觀察判官刺史州委軍事判官諸縣委
令錄據見繫罪人一親自錄問恐姦吏逗留致其
滄抑晝時疎理如是大獄卽具奏聞癸卯司天監靈
臺郎李德舟以霖雨爲災獻唐初太史令李淳風祈
晴法天皇大帝北極北斗壽星九曜二十八宿天地
水三官五嶽神又有陪位神五嶽判官五道將軍風
伯雨師名山大川醮法用紙錢馳馬有差詔曰李德
舟顯陳藝術特貢封章以霖雨之爲災恐衆盛之不
稔詣修祈醮以示消禳恭以天地星辰宗廟社稷雨
師風伯皆遵祀典薦告不虧名山大川屢行祈禱今
據德舟所陳據祠禱不該者所司嚴潔祠祭以表精
虔

十一月辛亥詔曰朕君於人上燭理不明自冬初迄
今未降密雪虞愆伏災及黎民宜令宰臣百寮分詣
諸祠壇祈告

十二月戊子以自冬無雪詔宰臣盧文紀祈嵩嶽夷
寅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塔祈雪自卯至申時還官

又侍御史陳保極上疏玄冬告謝密雪未零竊慮今夏龍德啓圖鑿旌赴闕擁十萬衆臨九重城警怖龍神震驚方位致蹇札爲沴風雨失時請在京諸寺觀置迎年消災資福安土地龍神道場優詔從之甲午詔曰李元龜官處法司次當候對以稍憊於時雪請特降於優恩初則以貶謫官亡歿外州乞容歸葬次則以亡歿者兒孫絕嗣請本處瘞埋宜依所陳頒告諸道時元龜爲刑部郎中上言以開成格凡貶官降歸葬如無骨肉本處便與葬埋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丙申詔宰臣姚顛告嵩嶽右丞陳韜光告亳州太清宮祈雨

四月壬午以京畿旱命宰臣盧文紀告太微官太廟姚顛告嵩嶽七月戊辰以京師苦雨遣左武衛將軍穆延輝嵩山祈晴

九月乙酉京師以大雨霖祈晴

十二月癸未詔曰陰陽爽候時雪稍憊分命臣僚詣祠廟祈請

三年正月戊戌以自去冬少雪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師塔祈禱三月庚寅詔曰時雨稍憊宜分命朝臣祠廟祈禱

五月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祈禱
居數日以庶官禱請不虔乃命宰臣盧文紀禱太微
宮姚顛崇道官馬裔孫清官嵩嶽又無雨帝問宰臣
愆伏之故文紀等奏曰愆伏之本洪範有其說若考
較往代理義相違臣等思之此蓋時數若求於政失
則兵戰之氣生陰霖擾攘之氣生蝗旱稍近理也自
頃皇祚甫寧徵求過當雖宸念疾心事不獲已無足
論其變沴也帝俛首而已

七月丁亥同華言自夏不雨京畿旱遣供奉官杜紹
懷往析城山取聖水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辛卯以自秋不雨經冬無
雪命羣官散禱山川

二年十二月甲辰宰相國寺祈雪

四年六月己亥司天臺奏七月一日太陽有虧缺於
北極於東於南未盈而沒太常禮官詳舊制日有變
天子素服避殿太史以所司救日於柱陳五嶽五鼓
麾東戟南矛西弩北楯中央置鼓服從其位百職廢
務素服守司重列於庭每等異位向日而立明復而
罷今所司法物或不能具且去歲正旦日有食之唯
謹藏兵伏皇帝避正殿尚素食百官守司而已中奏

欲行近禮從之

十二月丁巳帝御便殿謂馮道曰大雪害民五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非朕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己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星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聽斷有誤卿當再三正之安靜小心共相保守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七年三月壬戌以春旱分命朝臣諸寺觀神祠禱雨丁丑詔宰臣馮道等於開元諸寺及紫極宮祈雨少帝天福八年五月癸巳勅以久愆時雨遣宰臣馮道等諸寺觀虔祈其餘祠廟仍下開封府徧差官禱之甲辰勅以飛蝗作沴膏雨久愆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囚人除十惡行劫諸殺人者及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與犯賊外罪者減一等餘並放內有欠官錢者宜令三司酌量與限監出徵理乙巳宰相國寺祈雨

六月庚戌宣差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以蝗爲害往阜門村祭告丁巳宣遣供奉官衛延翰嵩山投龍祈雨壬戌宣供奉官朱彥威等七人各部領奉國

兵士一指揮於封丘長垣陽武浚儀酸棗中牟開封
等縣抽蝗又遣內班秦宗超亳州太清宮祈雨

開運元年九月詔曰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
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怠荒夕惕晨興每懷祗
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何
者頻年災沴稼穡不登萬姓饑荒道殣相望上天垂
譴涼德所招仍屬干戈尚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
輟人之饑食帑倉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
取人之中丁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
而理將若何訪聞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敦於勉

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旋屬守臣
命戎虜犯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戰征之苦
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歛尚急言念于此寢
食何安得不省過典懷側身罪已載深減損思召和
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
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一則慕前王樸素之德何
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靡今後作
坊製造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於遊畋素非所
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州府不得以珠寶玩
好及鷹犬爲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况

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太官嘗膳減去多品衣服雜
務去華飾在禦寒濕而已峻宇雕牆昔人攸誠玉杯
象箸前代所非今後凡有營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
過度官闈之內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於戲繼聖承
祧握樞臨極昧於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
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於將來庶幾有補更
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啟乃心率繇茲道共臻寧
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僚宜體朕意

三年二月壬戌勅令以漸及春農久憊時雨深慮國
園或有滯淹宜卹刑章甫召和氣其諸道州府見禁
人等並須據罪輕重疾速斷遣仍限半月內有斷遣
訖奏

四月己未以久旱命宰臣趙瑩與羣官禱雨戊寅帝
幸相國寺祈雨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庚辰朔以自春不雨勅青州
牧瑗用兵討楊光遠時骸骨丁亥以旱幸道官佛寺
禱雨賜僧道帛有差未時還官

正月戊午勅以旱分命羣官於諸寺觀神祠祈雨
七月乙卯以久旱帝幸道官佛寺禱雨仍分命羣官
祈諸神祠賜僧道帛有差日晚還官玄雲四布徒

北至俄而澍雨尺餘人情熙熙
周太祖廣順二年夏四月戊子勅以旱分命羣臣於
諸祠廟祈禱雨
三年正月丁卯以自去冬京師無雪是日分命朝臣
於祠廟祈禱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六

邱下第一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之道
佐天子保安萬民傳亦云孤獨於寡天民之窮而無
告者也皆有常儀蓋任天下之重司生民之命一夫
不獲其所若已推之溝中斯堯舜之用心也中代而

下哲王繼踵取憲前軌勤恤人隱乃有哀其悻獨
其凶沴賜穀帛以助其養葺廬舍以寧其居流徙者
加之存撫夭札者與之藏歛復丁年以待老寬鄉
以利民默為暴者為之驅除行所過者賦以直物寬
所及戒其侵暴寒暑之遘厲資以醫砭以至群司百
執恪居朝夕或畏景流燦嚴飈栗烈塗潦如沮亦免
其朝謁斯皆在人上者厚下安宅表微惻隱之至也
詩曰得矣富人哀此悻獨易所謂損上益下民說無
疆者是之謂歟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

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穀畜

磽謂磽确瘠也

也陁隘也般謂食養之也畜牧放也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

康康食日

薦一日草也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詔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八十

老稱也一日或匿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遺謁者巡行

天下存問致賜

致送

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

疋絮三斤八十已上米人三石

六年六月遣博士大等六人

循大也

分循行天下存問

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十月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加
年七十已上孤寡帛人二疋

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
決河賜所過孤獨高年米人四石

六年三月幸汾陰祠后土神光三燭賜天下貧民布
帛人一疋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琅琊登之罘浮大海賜行
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疋

昭帝始元四年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
未盡還流庸謂去其本解而行為大庸作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

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
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

郡國母歛今年馬口錢所謂租及六畜也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
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母令失職職常也失職謂失其

常業也

四年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
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

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賑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
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元康元年三月以鳳凰集泰山甘露降未央宮賜鰥
寡孤獨帛

二年三月以鳳凰甘露降集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
帛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三月詔以神爵集長樂未央宮賜鰥寡孤獨帛
各一疋

神爵元年三月改元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二月以修興泰一五典后土之神神光顯著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

五鳳三年三月以鸞鳳又集長樂宮加賜鰥寡孤獨
高年帛一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

五年四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二疋

永光二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三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十月詔曰安上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
所愿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國

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
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遣隨被虛耗之害關
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
汜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
縣邑使天下咸安士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
令明知之

五年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
從官即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為吏
為從其官本縣有被害皆與休告士卒遣歸

成帝建始元年三月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

灑河之郡

灑河言傍河也

水所毀傷困乏不能

自存者財振貸

財與裁同謂量其
等差而振貸之

其為水所流壓死

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椁槨葬埋

椁槨謂
棺

已葬者與錢

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

冗故稟食使得生
活不占著戶給役

也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

五阮關者勿苛留

天井在上黨高都壺口在壺
關五阮在代都苛細刻也

遺諫

議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喜元年二月詔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四年正月詔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眾

冗散失其
事業也

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

入關輒籍內錄其名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之往務也

有以全活之恩稱朕意

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卽位是年秋詔曰迺者河南

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遣光祿大夫循行

舉籍舉其名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國大旱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為置醫藥舍止也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

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

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

五里於長安城中民居之里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四年二月賜天下鰥寡孤獨高年帛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

穀價騰踊言踊貴也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

愍之其命郡國有殺者給廩廩賜殺也高年鰥寡孤獨及

老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漢律令云二千石勉加

循撫無令失職

二十二年九月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賜郡中居

人歷死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

處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備為尋求

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行養老禮詔有司其存者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三年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八年四月詔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廉往來煩劇或妨農耕廩給也稍謂少少給之不煩與也其各實廉

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廉金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孤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窮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三年三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元年二月詔曰自告疫以來穀食連少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地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

給公田為雇耕備貸種餽餽與餉同賞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美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和帝永元三年十月行幸長安賜行所過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五年二月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

金幣為貨而豪右得其饒利方言曰顧自闕而東謂之鬻貧人既計釜飯以

為貨財懼於役重多即賣之以避利
稅豪富之家乘賤買故得其饒利
詔書實覈欲有

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及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

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八年二月立皇后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

存者粟五斛

十二年二月詔賜被災諸郡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

及郡國流民聽人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匱乏也京師去冬無宿

雪以其經冬故言宿也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其賜

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閏正月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所過

資廩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

元興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賜天下鰥寡孤獨老癯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勅司隸較尉冀并二州刺史

民訛言相驚棄損舊居老弱相携窮困道路其各勅

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

欲勿強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為驗

元初六年二月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

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

冊符元龜帝王部

事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尤貧困孤弱
單獨穀人三斛

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死者
賜棺木除田租口賦

永寧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
斛

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拆裂遣光祿大夫按行
賜死者錢人二千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加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

大風殺人詔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壞
廬舍已失穀食粟人三斛若一家人皆災害而弱小
存者郡縣爲收歛之

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年二月詔荆豫兖冀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
疾病致醫藥

三年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裂詔實嚴傷旱者賜年
七歲已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歛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鰥寡孤獨老癯不能自存者

帛人一疋

八月以五州雨水遣使實覈死亡收歛廩賜

嘉元元年正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詔賜狼所殺者錢人三千

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

三年二月京城及金城隴西地震山摧地陷遣使按行三郡賜墜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破者爲收歛之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成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壤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按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爲煩擾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罹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暴尸原野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爲之况我元元嬰此困苦方春戒節賑濟之厄掩骼埋骨之時其調北郡見殺

出廩窮弱收葬骨骸務加理卹以稱朕意五月海水
溢使謁者按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爲水所漂沒死者
恒帝建元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老癯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

陰陽錯序監寤寐歎疾如疾首

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覺也今京

師所合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
背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三千喪主布
三疋若無親屬可於官塲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
祭又徙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
自流及振移者廩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
我民

元嘉元年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祿大夫將醫藥按行
承興二年六月詔司隸較尉部刺史曰蝗災爲害水
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
以助人食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又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
屍骸者令郡縣鈎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
已上賜錢人二千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

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為收斂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醫藥

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嘗侍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魏明帝太和六年三月癸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

寡孤獨賜穀帛

晉武帝太始七年六月大雨霖伊維河溢流居人

千餘家殺三萬餘人有詔賑貸給棺

咸寧二年七月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

三年三月帝將射雉慮損苗而止

太康元年三月改元大赦詔恤孤老困窮

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鰥寡孤獨帛人三疋

明帝太寧三年三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帛人二

疋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改元大赦賜鰥寡老孤米人二

斛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改元賑恤鰥寡孤獨

魏帝升平元年八月立皇后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五年五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

五斛

海西公太和六年四月賜窮獨米五斛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一月卽位賜鰥寡孤獨米人五斛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以比歲荒儉大赦其鰥寡孤獨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

安帝義熙元年正月賜鰥寡孤獨穀人五斛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正月庚子自中山行幸嘗山之真定次趙郡之高邑遂幸於鄴民有老不能自存者詔郡縣賑恤之

太武太延元年二月詔長安及平涼民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

三年二月幸幽州存孤老問民疾苦

獻文皇興四年三月詔曰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發不寐疾疢疾首是以廣集良醫遠採名藥欲以救護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量給之

孝文延興三年九月詔曰今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槨葬之不得暴露

太和三年十一月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者衣服布帛各有差

五年二月大赦賜窮孤不能自存者穀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賜窮老者衣服

四月甲申賜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七年四月壬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

服粟帛

十二年正月詔曰鎮城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

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諸犯

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其親者

具狀以聞

十三年四月詔曰昇樓散物以資百姓至使人馬騰

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

者

十七年七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

人五斛

九月幸并州詔雒懷并肆所過四州恤鰥寡孤獨各

有差

十八年正月南巡詔相兗豫三州鰥寡孤老各有差

八月幸懷朔武川撫寘柔玄等四鎮問人疾苦貧窘

孤老者賜以粟帛又詔禦夷城人年滿七十已上及

廢疾之徒較其元犯以准新律事當徒坐者聽一身

還鄉又令一子扶養終命之後乃遣歸邊自餘之處如徒之犯年八十已上皆聽選

十一月詔冀定二州恤鰥寡各有差

十二月南伐詔郢豫二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十九年四月曲赦徐豫二州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月南伐還詔車駕所經者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十月幸鄴還詔曲赦相州恤孤老痼疾各有差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

以窮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濟

又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違式男女

失時者以理會之

二十一年五月幸長安還汎渭入河詔孤寡鰥寡

賜穀帛

九月丙申詔曰哀窮恤老王者所先鰥寡六疾尤宜

矜愍可勅司州雒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

已上無期親貧不能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

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

別坊遣醫救護給太監帥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旅役

既多百姓凋弊宜時矜量以拯民瘼正調之外諸坊

調損民一時蠲罷

永平三年十月詔曰朕乘乾御曆年周一紀而道業擊壤教慙刑厝至於下民之災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爲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常於閑敞之處別立一館使京畿內外疾痼之徒咸令居處嚴勅監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齒數有期脩短分定然三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矣又經方浩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率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耳

延昌元年四月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言念毘沒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須之藥就治之

六月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旱百姓饑餒救命靡寄雖經蠶月不能養績今秋輸將及郡縣其於責辦尚書可嚴勅諸州量民貲產明加檢簡以救艱敝
二年十二月詔以鎮肆地震人多罹災其有課丁役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役各賜廩米以接來稔

孝明熙平元年十二月詔雒陽河陰及諸曹雜人年七十已上鰥寡貧困不能自存及年雖少而痼疾長

廢窮苦不濟者宰司研實具列以奏聞

神龜元年正月詔賜京畿及諸州鰥寡孤獨粟帛平出帝太昌元年五月丁未詔曰無侮悻獨事炳前經惠此鰥寡聲留往册朕以薄德作民父母乃眷元元寤言增歎今理運惟新哀矜伊始如有孤老疾病無所歸依者有司明加隱括依格賑贍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大霖雨詔遭水者有司時巡檢簡條例以聞

武帝建德三年十月詔蒲州民遭饑交絕者令向郿城以西及荊州管內就食

六年二月平齊詔曰母侮我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徃訓偽齊末政昏霍實繁哭甚稽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達之間朕爲民父母職養黎人甚念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賑卹其癯殘孤老饑餓絕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較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八月關中大旱人饑行幸維陽因令百姓山東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

十二月東巡狩關中戶口就食雒陽者道路相屬帝
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於仗衛之間遇途
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
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 夏允彛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七

恤下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卽位詔鰥寡孤獨量加賑恤
七月巳酉詔曰隋政不綱行止無度東西奔騁靡歲
獲寧遂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析親老絕晨昏之養嬰
孩無撫育之恩人懷戀本之心家有望鄉之歎朕上

唐靈命下字黔黎一物失宜情深軫悼思禪惠澤遂
于鰥寡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
在此不預義軍者所有田宅竝勿追收若有困窮糧
食交絕具錄名簿速加賑贍

四年六月庚寅詔鰥寡孤獨以時恤理

七月丁卯大赦詔高年憚獨量加賑恤

六年三月詔曰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自有
隋失馭政刑版蕩豺狼競起肆行暴虐徵求無度侵
奪任已下民困擾各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
天降監爰命朕躬廓定凶災又寧區域念此黎庶凋
弊日久新獲安堵衣食未豐所以每給優復蠲減徭
賦不許差科輒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
河南北離亂永久師旅薦興加之饑饉百姓勞弊此
焉特甚江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民稀流
寓者多尤宜存恤此等諸處徃隔寇戎自經開泰歲
月未久猶恐士民積習不改前弊州縣官人未稱所
委迎送往來尚致勞費其河北江淮以南及荊州大
總管向西諸州所司宜便班下自今以後非有別勅
不得輒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令安逸明加簡約
稱朕意焉

四月詔曰隋末喪亂豺狼競逐率土之衆百不存一
干戈未靜桑農咸廢凋弊之後饑寒重切永言於此
悼于厥心今寇賊已平天下無事百姓安堵各務稱
職家給人足卽事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
其休息更無煩擾使獲安靜自脩產業猶恐所在州
縣未稱朕懷道路迎送廨宇營築率意徵求擅相呼
召諸如此例悉宜禁斷非有別勅不得差科不如詔
者重加推罰布告天下咸知此意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卽位詔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量加優恤

貞觀元年二月詔曰昔周公治定制禮垂裕後昆今
媒氏之職以會男女每以仲春之月順時行令蕃育
之理旣弘邦家之化攸在及政教凌遲諸侯力爭官
失其守人變其風致使謬俗有失時之譏鰥寡無自
存之術漢魏作教事非師古道隨世隱義逐時乖重
以隋德淪胥數鍾迪剝五都俱覆萬方咸蕩暨參墟
奮旅救彼難危區縣削平總斯圖籍顧瞻禹跡提封
尙存乃眷周餘掃地咸盡痛心疾首寤寐無忘蓋惟
上玄之大德曰生蒸民以最靈爲貴一經喪亂多僻
豺狼朕肅奉天命爲之父母平定甫爾勦勞未堪

生樂業尚多踈簡永言亭育用切於懷若不申之
婚姻明之以顧復便恐中饋之禮斯廢絕嗣之業
深有懷怨曠之情或致淫奔之辱憲章典故實所
幾宜令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之無室家者
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
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喪建制之後孀居
紀已除竝須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
匱乏者仰於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
得資送以濟其鰥夫年六十寡婦年五十已上及
人雖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貞潔者竝任其情無
抑以嫁娶

七月詔曰周氏設官分掌邦事漢家創制允定章程
故使百工咸理五材異用雖沿革有時而此塗莫
但欽明之后役自子來昏亂之朝期盡民力或祁
隆暑未獲小康或俾夜作明繼之以燭淫費不已
喪爲期朕祇奉明命撫臨億兆愛育之心發於寤
每咨謀卿士詢訪芻蕘何嘗不以節儉爲懷憂矜
念自非田疇耘獲軍國資須未嘗別使一人輒求
物每有丁匠之所常申戒作之司令其寬大功程
從閒逸少府條屬莫不聞知而營造矛鋸催督非

竭人之力以求已功朝夕左右尚乘期約遠方勞役
何以克堪雖四海之內無餘經始然繕治器械脩葺
城隍及隄防浸決橋梁壞毀事不獲已必藉人功須
愆彼民心緩其日用宜班告天下知朕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宮詔岐雍幽三州行經之所鰥寡
憚獨賜以粟帛

九月三月大赦鰥寡憚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
加賑恤

十年關內河東疾病醫齋藥療之

十一年二月幸維陽宮詔從兵有父母年八十已上
者悉罷遣

七月詔曰維陽宮室創自有隋朕因其成功無所改
作今屋宇湮壞者宜量加脩葺使纔充居處自外材
木宜分賜雒州廓內貧民因水損居宅者是月以廢
明德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維陽遭水者
十三年正月朝獻陵詔鰥寡憚獨有篤疾者賜物各
有差

十五年正月幸維陽詔從行士卒家貧親老者並放
還所過賜高年篤疾穀帛有差

三月戊辰如襄城宮澤州疾疫遣醫就療

十六年夏穀涇徐貌戴五州疾疫遣賜醫藥焉

十七年四月中郎將李安儼與太子承軋謀反誅籍沒其家其父年九十餘太宗愍焉特賜奴婢以養之
閏六月潭濠廬三州疾疫遣醫療焉

十八年自春及夏廬濠巴普柳疾疫遣醫往療

二十一年十二月大寒帝謂侍臣曰朕在九重之內身御珠裘且將臨朝猶覺氣之嚴厲况臣下遠趨北闕蒙犯霜露乎朕思若此遂減衣裘而出

二十二年九月邠州大疫詔醫療之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豐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出漂廬舍溺死者九十餘人詔給死者絹布三疋仍給棺瘞埋之乏絕者給資之宣歙饒常等州暴雨水漂殺四百餘人詔爲瘞埋仍給貸之

六年六月辛丑商州山水漂壞居人廬舍遣使存問之

顯慶元年七月己卯宣州涇縣山水暴漲高四丈餘漂蕩村落溺殺二千餘人制賜死者物各五段廬舍損壞者量爲營造并賑給之

十一月饒州火焚州城廨宇倉獄延燒居人廬舍有死者詔給死者家布帛以葬之

四年七月連州山水暴漲漂沒七百餘家詔鄉人爲造宅宇仍賑給之

龍朔二年十二月詔曰海東二蕃久愆職貢近者命師薄伐軍務事殷緣河州縣勞於征役比雖多有獨免庶事優矜萬邦俱會致恐煩擾勞逸二途理無兼途介立大禮及幸東郡並宜立停

總章二年九月海水泛溢壞永安固二縣墾居人廬舍六千餘家遣使脩葺宇溺死者各賜物五段咸亨元年八月以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虫百姓饑乏關中尤甚詔雍同華蒲絳五州百姓乏絕者聽於與鳳梁等州逐糴

十月詔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親屬不能收養者並聽爲男女及驅使京官六品以下情願將家口歸本貫及往豐熟之處並聽之

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風海水泛溢漂損居人廬宅五千餘家齊淄等七州大水詔賑貸貧乏溺死者賜物埋殯之舍宅壞者助其營造

鳳儀三年四月以同州饑沙苑及長春宮並許百姓樵採漁獵

永隆元年秋河南北諸州大水詔遣使分往存問其

漂溺死者各給棺槨仍贈其物七段屋宇破壞者
課鄉閭助其脩葺糧食乏絕者給貸之

二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詔溺死者各贈物三段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雹鳥獸死及
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遣員外郎一人巡行賑給
被溺死者官爲埋殯

七月雒水瀑漲壞人廬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
令御史存問賑卹官爲瘞埋

景龍二年三月築朔方軍城四月以兵匠有疾病者
令醫人齎藥巡療

玄宗先天二年五月詔曰卑宮致美愛人之力靈臺
罷營重費之廣景彼前烈吾無聞然頃以所居殿殿
素非弘敞時方暑雨頗有蒸鬱上稟聖慈式遵時令
將脩別寢順彼高居雖復危徙所須止於蕃匠補葺
所擬無煩外力然以麥秋爰及農務方勤維憂在辰
執役爲勞營之則衆物有勞而一身逸罷之則我躬
未泰而萌廢安夫生人樹君將利之也勞人自奉予
所不爲其脩大明宮宜卽待至闕月方使畢功宣示
具察使知予意所有先役工匠卽優還價直勿令懸
欠仍卽放散

開元三年七月詔曰古之爲國者藏之於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比者山東邑郡歷年不稔朕爲之父母欲安黎庶恤彼貧癯拯其流亡靜而思之非不勤矣今者風雨成若京坻可望若貸糧地稅庸調正租一時併徵必無辦法河北諸州宜委州縣長官勸責然不能支濟者稅租且於本州納不須徵却待至春中更別處分有貸糧廻漕等亦量事減徵

四年正月詔曰如聞江淮南諸州大虫殺人村野百姓頗廢生業行路之人嘗遭死失州縣不以爲事遂令猛獸滋多泗州連水縣令李全確前任宣州秋浦縣令界內先多此獸全確作法遮捕掃除略盡迄今人得夜行百姓實賴其力宜令全確馳驛往淮南大虫爲害州指授其教與州縣長官同除其害緣官路兩邊去道各十步草木嘗令芟伐使行人往來得以防備

七年九月詔曰東都道俗有來請駕者東西來去雖則爲嘗每歲來請豈能無擾宜以理告示仍於朝堂賜食卽發遣并勅陸象先莫令更相做効

八年六月河南府穀雜涯三水泛漲漂溺居人四百餘家壞田三百餘頃諸州當防丁當番衛士掌閑

者千餘人遣使賑恤及助脩屋宇其行客溺死者委本貫存恤其家

十年五月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四州廬舍數千家溺死者甚衆詔河南府巡行所損之家量加賑貸并借人力助營宅屋

十一年七月丁亥勅曰神農嘗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銓覽古方永念黎庶或榮衛內壅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歎息今遠路僻州醫術全少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于錄事每州寫本草及百一集

驗方與經史同貯其諸州子錄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勳散官克帝新製廣濟方頒於天下

十二年三月詔曰河南河北去歲雖熟百姓之間頗聞辛苦今農事方起蠶作就功宜令御史分往巡行其有貸糧未納者並停到秋收

十三年十二月詔曰應緣朕巡行處有損百姓竹樹者所司即酬其錢

十四年七月以懷鄭許滑衛等州水潦遣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黎敬仁宣慰如有遭損之處應須

營助賑給並委使與州縣相知量事處置

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往河南河北道遭水州宜撫若屋宇摧壞牛畜俱盡及征人之家不能自存立者量事助其脩葺

十一月詔曰近聞河南宋沛等州百姓多有汧流逐熟去者須知所詣有以安存宜令本道勸農事與州縣檢責其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

十五年四月詔曰河南河北諸州去年緣遭水滂雖頻加賑貸而恐未小康言念於茲無忘鑒寐爰自春夏雨澤以時兼聞夏苗非常茂好既卽收穫不慮少

損以產業初營儲積未瞻若非寬惠不免艱辛其貸糧麥種穀子迴轉變造諸色欠負等並放候豐年以漸徵納蠶麥事畢及至秋收後並委刺史縣令專勾當各令貯積勿使妄有費用明加曉諭知朕意焉十六年正月庚申御興慶樓宴群臣下制曰朕昔在藩國此惟邸第乾坤未泰陰陽尚蒙則有神祇効靈祥符肇貺飛佳氣於在田之際湧瑞日於或躍之池惟此舊居式加新宇周墻僅板於百堵卑宮不階於三尺棟樑之用毀徹所餘聊以紀天地之休徵貽子孫之儉約耳屬春令爰始時惟發生萬方來朝千官

入賀既稱觴以獻壽宜施惠以布德况田農在候穡
穡方興或迫於程從不遂農桑之務言及於此軫歎
良深其徒已下且令貴保并應當番兵士等灼然單
貧者所由勘會竝放營農所在訶訟長官隨事踈理
勿使冤滯非軍國所要餘不悉之務一切竝停仍加
勸課脩植農穡其河北水損戶既屬春事慮有乏絕
不支濟者宜委採訪使與州縣相知量加賑恤諸處
行人之家及鰥寡惇獨不能自存者州縣長官親加
優撫使得存濟應有差科量事矜放宜宣風緝化朕
在令長有司銓擇之次特宜審擇其才惟德與刑爲
政之要頃無聞於風化多取威於檟楚理人之道其
若是乎愚昧之流或輕抵犯宜加曉諭使識章程其
含生之類不得輒有屠殺天下捕獵亦宜禁斷仍嚴
加捉搦百司各遵時令務弘寬大之典使政理無失
稱朕意焉

二十三年五月詔日如聞闕輔蠶麥雖稍勝常年百
姓所收纔得自給若無優假還慮艱糗其先欠百司
職田及諸色應合至蠶麥時徵已_有處分訖其公私
舊債亦宜停徵貧下百姓有傭力買賣與富兒及王
公已下者任依嘗式

天寶三載八月詔曰育物者所貴於從宜養人者必資於遂性况加疾苦豈忘哀矜內外廊二衛曠騎等如聞因當上染患者番滿之後既不勝致還鄉又不容在職掌將息進退無據何所依投溝壑是憂宜謀朝夕永言及此深軫于懷自今以後如有此色宜移就三衛厨給食料將養各委左右金吾將軍存意簡較所須藥物仍與太嘗計會量事供擬并差醫人療其諸門及諸舖職掌人等各移就本衛將養所須食料各委將軍以當衛諸色迴殘官物等且量事支給其醫藥宜准內外廊例自餘諸色當番人等有疾疾者並准此處分其死者各委所由隨事埋瘞當日牒報本貫令家人親族運致還鄉

五載八月癸未詔曰朕頃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行已久計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儻將療失時因致橫天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令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十三載二月詔鰥寡惻獨乏絕者量加賑給
肅宗至德元年正月大赦詔左降官非反逆侵坐及

犯惡逆名教枉法強盜賊如有親年八十以上及疾
患在牀枕者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許其停官終養其
流人亦准此

乾元元年四月詔曰應緣南郊百司張設有損百姓
苗稼者委京兆尹隨損多少倍酬所損錢物便卽開
奏

十月詔曰應衍管人家及羸老單貧鰥寡惻獨已頗
有處分宜令州縣長官倍加賑恤

上元二年九月詔鰥寡惻獨不能自存立者委刺史
縣令量加賑恤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乙卯勅曰浙江東西去歲旱損
所出租賦頗甚艱辛今秋已來復聞遭水百姓重困
何以克堪朕所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思弘理道良
用疚懷今所徵收唯正租庸而已其餘差役咸使矜
量頗亦申明冀稍安緝如聞諸道節度使不承正勅
妄有徵科州縣望風便行文牒務爲逼迫自應誅求
事且因循轉用生弊不有懲革何以息人自今已後
宜令本道觀察及租庸使嚴加訪察其州縣除正勅
支遣外不得轉承諸使文牒徵率一物已上如或
犯便仰停務具名彈奏又聞杭越間疾疫頗甚戶

死絕未削版圖至於稅賦或無舊業田宅延及親屬
言念疲人豈堪兼役致令逃散誠有哀矜亦委租庸
使與本州審細勘責據實戶差遣處置訖具狀聞奏
仍委刺史縣令設法招攜課最之間褒貶斯在其有
死絕家無人收葬仍令州縣埋瘞朕臨御寰瀛爲人
父母一物失所每勤罪已之心四方未寧彌軫納隍
之慮庶凡卿士友邦冢君宜悉朕懷其敷至理
大曆九年四月制曰其百姓鰥寡孤獨不能存濟者
困窮無主誠可哀傷仰所在州縣府長官每年以前
色官物量加贍恤令其得所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詔嘗陷賊百姓屋宇焚毀貧病
老弱咸加優恤

十二年越州刺史皇甫政奏云貞元十年綾穀一千
七百疋至汴州值兵潰叛物皆散失請率新來客戶
續補前數帝謂宰臣曰百姓有業則懷土爲居戶失
業則去鄉爲客戶去鄉者咸遭羅苛暴瘡痍之人豈
可重傷可罷其率特免所失物

十四年閏五月貶太子詹事蘇弁爲汴州錄事參軍
又貶其兄贊善大夫袞爲永州司戶俄降勅曰左降
官蘇袞貶官本緣并連坐矜其年暮加以疾患宜令

所在勒廻任歸私第哀年七十兩日無所見已逾年
以弁之故竟未停官及貶帝聞之哀憫故許還家
十八年七月詔曰朕獲主兆人以臨方夏憂勤于政
思底康寧然而理化未孚水旱為沴或傷壞廬舍漂
損田疇朕為人父母用切于衷其諸道應遭水損州
縣令委本道觀察使速具條疏聞奏當有處分又詔
曰政在養人實為邦本朕庶存節用以拯凋殘咨爾
長吏宜加安撫申明曉示令悉朕懷

十九年七月以關輔饑罷今歲吏部選集

德宗元和二年八月以沒蕃人僧良闡等四百五十六

人自吐蕃復還中國命京兆府勘責先身亡及遠在
神策軍餘三百九十人詔良闡等頃因淪陷久在殊
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舊族萬里歸國尤所哀
矜應歸及分配并侍親等人委所在特加優恤

四年九月普寧公主奏出城行田帝令中使彭希昭
宣以禾稼初登或慮蹂踐且歸第以俟來月

七年十月制册皇太子其天下高年廢疾者委所
州縣各加存恤

十年二月以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中丞裴
度奏禹錫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狖所居人跡罕至

禹錫誠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則須與子爲死
別傷陛下孝理之風伏請屈制稍移近處使得終養
帝曰夫爲人子者每事尤須脩謹嘗恐貽親之憂今
禹錫所坐更合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救度不能對
帝乃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能傷其所親
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撰貞元集要廣利方憲宗親爲之制序
散題於天下通衢其方摠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九月詔諸道遭水州府其人戶中有漂溺致死者委
所在收瘞其屋宇摧倒亦委長史量事勸課脩葺使
得安存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大赦制天下百姓年九十以上
委所在長史量加存問

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詔應配流靈夏等州及天德
軍人等自今後宜許將家口赴流所除本身外亦據
口數給熟食遞送

六年正月詔京城內有鰥寡孤獨不能自濟瘡腫
雙窮無告者委京兆尹量事賑恤具所破數聞奏
五月庚申詔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
死者官給凶具隨事瘞瘞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

量事與本戶稅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
減一分本戶稅其疫未定處並委長吏差官巡撫
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聞天
下有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
自活必致夭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
糧亦具都數聞奏江南諸道既有凶荒賦人上供者
多蠲減國用當限或慮不充宗廟切急所須外有
例市買貯備雜物一事已上並仰權停待歲熟時和
例舉處分

七年八月詔百姓困窮糶糶政苟不擾人皆自
安其司農寺供宮內及諸厨冬藏菜並委本寺自
其菜價仍委京兆尹約每年時價支付更不得配
兆府和市其諸陵守當夫宜委京兆府以價直送
司令自雇召並不得差配百姓應寒食糶差配及
裁脩橋柴木選場棘等便於戶稅錢內折不得
令和市天下諸州府應納義倉及諸色斛斗二合
外切宜禁斷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及出使郎官
加訪察

九年八月以責授閩州刺史權處為鄭州刺史
相文公德與之子少負名譽精甚於士大夫

與門生李宗閔為相璉為中書舍人宗閔敗璉不
安頻密上章自雪黨比遂改授閩州及是帝知璉
生母抱病因有是命

開成元年正月己巳東都留守司徒兼中書令裴
上言前懷州武德縣令王賞以失縣庫子賞乃盡
所欠緡錢庫子莫可得獄固難竟河陽節度使溫
嚴刻禁賞三年母老不得侍疾母亡不得服喪大理
寺執文斷疏疑似之間寃滯深久帝方留情刑獄
之卽時詔釋賞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有水旱處宜令州縣長吏
方優恤務使安存如有甚不支濟仰具事繇聞奏
議處分

懿宗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日安南寇陷之初流人
寄溪洞其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少
令宋戎李良瑛察訪人數量事故卹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鰥寡孤獨不濟者長吏量
賑卹

後唐莊宗天祐二年四月卽位制日應諸道管內有
高年踰百歲者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
者與免一子色役州縣不得差徭

同光元年十月詔應緣寡悖獨無所告仰者所在各
議拯救或有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十一月勅左降官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踰八十近
聞身故既鮮兄弟別無骨肉孤魂旅寄誰爲蓋棺唯

本朝故事許歸終三年喪服闋如未量移卽赴貶所

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己丑出潛龍宅粟以賑百官

長興二年十二月丁丑帝謂三司使曰先是兩川

道兵士所有家屬常加贍給勿令失所時孟知祥初
有全蜀之地

三年七月丙戌詔賜諸軍救接有差

四年九月丁丑范延光奏隔在兩川兵士家口自來

支給衣糧今緣國計不充欲權停支給帝曰彼非

留因事睽阻父子此離非人情也不可頓絕支給其

間願歸鄉貫者從之如有子弟許繼其父兄本軍各

振如無鄉里可歸無子弟承繼且量支一年以是

諭其家

漢高祖卽位太原至東京謂左右曰過陳橋見百姓

桑棗空有餘折其廬室悉墻垣耳因荒邪因兵邪左

右對曰此契丹犯關時柱重威宿漢軍之所也上

然嗟嘆日重威破國殘物一至於此此而不討是

養惡蓄姦何以爲蒼生父母副海內後望之心也

右皆稱萬歲

周太祖廣順元年八月契丹瀛莫幽州界大水饑餓流散襁負而歸者不可勝計比界州縣亦不禁止太祖祖愍之詔沿邊州郡安卹流民仍口給斗粟前後至數十萬口

三年正月庚午萊州刺史葉仁魯犯賊法等斷處死賜自盡將死太祖遣中使賜酒食宣曰汝自抵刑實國法如此爾有老母當遣存恤耳仁魯感恩泣下其死之

顯德元年正月赦天下年高殘疾鰥寡孤獨所屬官

吏務行存恤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八

知子 知臣

知子

夫帝王者淵默而神清明在躬精鑒外融靈機內炤
有所燭視合若符契况乃父子之際天性之親故可
以察其誠心願其微隱則有鑒乃備量可付大事宜

承天位能繼緒業精斷之下無所差焉若乃堯廢丹
朱周舍伯邑戒吳淠之必反鑒蜀秀之終惡帝王之
識不其明歟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在於斯
矣

堯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
順是事將登用之放齊曰裔子

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齊臣名裔國子爵朱名
啓開也吁疑惟之辭言不

忠信爲器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也一說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

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
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
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遂禪禹

周文王爲西伯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漢高祖十二年封兄仲之子沛侯淠爲吳王已拜受

印帝召淠相之曰若狀有反相若汝也獨悔業已拜

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拜爲事臣不知之故不改因拊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滬

頓首曰不敢景帝立淠果反

宣帝時元帝爲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

後漢章帝時和帝爲皇子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
明寬和篤仁帝曰是深珠之以爲宜承天位

魏太祖時文帝子明帝生而有岐嶷之姿帝異之曰
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竝列帷
幄

晉宣帝爲魏太傅時將誅曹爽其深謀秘策獨與景
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旣而使人覘
之景帝寢如嘗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

後魏道武時太武以皇孫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武
竒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

太武時北巡文成以皇孫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欲
加其罰文成謂之曰如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
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竒之

後周太祖兄子護魏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時年
十七太祖諸子竝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
太祖乃嘆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太祖西巡至牽屯山
遇疾馳驛詔護至涇州見太祖太祖疾已綿篤謂護

日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時子冲弱寇賊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嘗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

武帝太祖第四子也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

齊殤王憲太祖第五子太子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知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

隋高祖第四子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秀初鎮蜀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西討熯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遣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虫之所

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

唐高祖初爲唐公太宗旣舉義師高祖知其英略入神軍機大事皆令所司諮決因從容謂太宗曰汝功業旣重成事之後天下繇汝致之吾當以爾爲太子太宗拜謝且固辭

太宗貞觀十八年四月巳酉御兩儀殿高宗時爲皇太子侍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志行性度外人頗亦知否司徒長孫無忌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殿下仁孝自然德義高遠四海之內莫不聞知太宗

曰朕如某年

某高

性頗不依節度某自幼歲便懷寬

厚生男如狼猶恐其尪冀其年齡轉壯或自不同今日無忌曰陛下雄武冠時誠撥亂之才殿下仁愛自天乃守文之德所向雖別而各當其分此上天所授以養蒼生者也是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皇太子王公以下展賀於貞觀殿太宗曰朕一二年中始見太子拜賀太子宗社之本四海所繫而某天資仁孝內外傾服朕之此舉無愧於神人也

後唐太祖龍紀元年討孟方立於邢州旋師于路國較獵於三番崗有玄宗原廟太祖於祠前置酒樂伶人秦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歲聲調悽苦太祖

滿將鬚指莊宗曰老子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郎子必戰於此及夾城之役果符是言時莊宗纔五歲及太祖有疾召監軍使張承業大將吳琪謂曰吾嘗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

周太祖微時世宗事之以孝謹聞太祖嘗謂人曰此吾家之寶也

知臣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非夫躬徇齊之美蘊聰明之德英識卓越偉量疏達旌別淑慝而無所凝滯選任賢能而適其位量又曷能屏斥巧佞黜放奸宄

使疲軟罷去而羈孤竝進者乎自帝堯欽明擅如神之譽漢高善任載良史之說由是之後以叡智而處民上者或疇咨俊乂竝居左右或簡拔豪英委之略揣摩其志輒申之保任揚摧其器質形於品藻能幹事功於一代樹風聲於來裔藹然佳話斯可述焉

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成庶績順我事者將登庸也

齊曰齋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齋子爵朱名啓

也吁疑惟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

求誰能順我事者

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倂功

驩堯臣名都美之辭共工

知臣

稱鳩聚倂見也歎工能方方聚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帝曰

四岳四岳即羲和之四子分湯湯洪水方割湯湯

割害也言大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突有所勝

水方方為害也包山上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也言民咨

懷包襄上也包山上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也言民咨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弗辰

方名命而行事也咈敗善類也言圯族類也言

可試無帝曰往欽哉帝勅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

成乃退帝曰往欽哉帝勅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

而據衆言可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

漢高祖五年置酒雒陽南宮帝曰通侯諸將毋敢

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

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

奏事有臣陛下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

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

羽妬賢嫉能有功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

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

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填與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

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
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
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二人俱賜進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

與語而說之說讀日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

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謹嚴而日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即與其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木謂高帝謂可屬大事也

帝疾病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亡誰令代

之帝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

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

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帝曰此後

亦非乃所知也及呂后聽朝諸呂將危劉氏勃平等

誅之

惠帝時相國蕭何病帝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

歲後誰可代君帝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

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文帝末周亞夫為中尉帝戒太子曰即有變恐周亞

夫真可任將及景帝卽位亞夫為車騎將軍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尉大擊吳楚平之

景帝時竇嬰以太后宗屬封魏其侯桃侯免相劉合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

者愛猶惜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沾沾輕薄也難以為相持

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帝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

世取舍言可取則可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嗜嗜與者同財利然

所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

下名士於梁舉二人至於他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

汲黯為九卿多病病且滿二月帝賜告者數終不瘳

最後嚴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

居官亡以瘳人瘳勝也瘳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賁育弗能奪也孟育夏育皆古之勇士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倪寬為廷尉吏以不習事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

年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試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薄會廷

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卻退也椽吏莫知所為寬為

言其意椽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

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
時得可異日湯見帝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
者湯言倪寬帝曰吾固問之久矣湯繇是鄉學

解讀曰

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褚大為梁相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褚大為梁相詔徵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難曰上誠知人

李廣文帝時為郎騎嘗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武

時為前將軍與大將軍衛青俱擊匈奴青陰受武帝

指以為李廣數奇奇廣數為奴句所敗命妻不耦合也母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果以失道自殺

霍光為奉車都尉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

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年老寵姬鈞戈趙婕妤

有男婕妤居鈞戈宮古稱之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

唯霍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帝迺使黃門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畫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後光二年春帝遊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日臣
國人不如光帝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
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
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於天子所臥受遺詔輔
主明日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
一决於光

宣帝時大將軍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

尚書

霍光去病之孫今云
兒子者轉寫誤耳

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

年夏京師雨雹蕭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日

陳災異之意

問讀

帝昔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漢

蕭生邪下少府宋琦問狀無有所諱拜為謁者歲中
三遷官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
可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入為御史
大夫

後漢光武嘗與功臣諸侯譙語從容言曰諸卿不
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
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士子志
行修整何不為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日臣以
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
斯可矣

馬援為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
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賈復為漢中王劉嘉較尉更始以光武為大司馬安

撫河北復特嘉書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

武奇之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官屬以復後來而好

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

方任以職勿得擅除

東觀記曰時帝置兩府官屬賈復與段孝共坐考謂復曰卿將

軍督我又司馬督不得其坐後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帝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

鄗尉上署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復從征伐未

嘗喪敗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

人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故復少方面之勳

東觀記曰吳漢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

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寇恂為河內太守更始遣將朱鮪攻之時傳聞鮪破

河內帝以為不然有項恂檄至恂大破鮪等光武大

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嘉字孝孫光武族兄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封漢

中王赤眉破其相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

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

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

欵詣禹於雲陽三年到雒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
明帝時牟融爲大司農是時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
每輒延謀政事判析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
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
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質帝少而聰慧知梁冀驕橫嘗朝群臣日冀曰此朕
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

魏太祖知人善譽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
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勲列爲名將
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

荀攸字公達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
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
甯武不能過也又下今日孤與荀公達同遊二十餘
年無毫毛可非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
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
達卽其人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
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彧初爲漢尚書令所舉者命
世人才攸爲魏尚書令亦推進賢士太祖曰二荀令
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曹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

知臣
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率有司自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

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嘉深通有美略達於事情太祖字之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

程昱為衛尉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造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

晉宣帝輔政時鄧艾少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帝帝奇之辟之為太尉掾

荀顛字景倩魏尚書令彧之第六子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石苞字仲容景帝初以為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奸色薄行以讓景帝景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奪僭而錄其糾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

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無
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後苞武帝時以功至司徒
明帝時紀瞻爲僕射帝常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
下曰社稷之臣殆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
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
簡文帝爲相時謝安寓居會稽累辟不就帝謂人曰
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後
卒爲相

王述字德祖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便
敵人耳謝安亦嘆美之

後魏道武初許謙爲右司馬時慕容寶來寇也道武
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來援明年慕容垂復來寇
帝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
謙未發而垂退乃止

太武能知人收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所長不論本
末古弼爲尚書令弼頭尖帝嘗名之曰筆頭是以時
人呼爲筆公車駕略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
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太武尋謂從者曰筆公必
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去
至日今秋穀懸貴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屬侵費

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祿錢使得收載太武謂左右
曰筆公果如朕所上可爲社稷之臣
李訢爲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謂從者
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矣因職聘之太武舅
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太武聞之謂超曰李訢
必官達益人門戶以女妻之勿許他族遂勸成婚
超之死也太武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
帝因而指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
必爲朕家幹事之臣後爲侍中鎮南將軍卒
李孝伯笑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太武徵爲
中散太武見而異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
文成時李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秘書郎文成每云
此李氏之千里駒
陸馥父侯封東平王聰慧有策略馥多智有父風
成見馥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
復踰於父矣
孝文時穆弼有風格涉獵經史孝文欲以弼爲國子
助教會司州牧咸陽公禧入孝文謂禧曰朕與卿作
州都舉一主簿卽令弼謁之因爲孝文所知輿駕南
征特勅隨從

于烈爲散騎常侍穆太等謀反舊京伏法烈一宗
所染孝文歎曰元嚴治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爲臣者
忠猛決不如烈也爾自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
首耳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碑也詔除領軍將軍

崔亮爲尚書二千石郎孝文在各欲規革舊制選置
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
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
馳驛徵亮兼吏部郎

崔光爲散騎常侍兼侍中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
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
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
其見重如是光後至司徒

裴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孝文所知自著作佐郎
出爲北中府長史孝文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
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
榮之

張烈孝文時入爲太子步兵校尉南齊將陳顯達治
兵漢南謀將入寇順陽太守王清石世官江南荊州
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孝文詔侍臣各
舉所知方有申薦孝文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

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
時有會人意處朕用之何如彭城王總稱讚之遂除
陵江將軍順陽太守

劉道斌舉孝廉入京拜較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
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孝文謂黃門侍
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卒於岐州刺
史

宣武時李處自太尉從事中郎出爲河清太守屬京
兆王倫反處棄郡奔關宣武聞處至謂左右曰李處
在冀州日久思信著物今拔難而來衆情自解矣乃
令處別領軍往慰勞

孝武初楊寬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
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
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雋與寬有宿憾詎
以他罪劫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
無罪但不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得申釋
後周太祖時王述驃騎大將軍黜之孫少聰敏有識
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
卽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

蘇綽爲行臺郎中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

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與量定
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
以綽對因稱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
除著作佐郎

蘇椿魏孝明正光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
長吏除都督行弘農郡事當官強濟特爲太祖所知
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或有告測與外境交
懷二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
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
事

李旭初謁太祖太祖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
祖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旭旭神情清悟應對明
太祖每稱嘆之

韓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
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
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

薛端爲吏部郎中軍東討齊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
妙簡英傑數日不定太祖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
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

趙剛爲潁州郡守時高中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

臺佐丞持節赴潁州節度議軍帥還剛別破侯景
驅於南陸後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
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守塢拔之
帝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爲公
武帝平北齊其大理公孫茂甚有能名帝聞而召見
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

隋高祖時蘇威爲太子少保漸見親重與高祖參
國政兼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官悉如故治
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
之意高祖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
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
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
屈哉其見重如此又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
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李景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
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至桂
國

楊義臣爲陝州刺史性謹厚能馳射有將相之才
是高祖甚重之

煬帝時薛世雄爲右監門郎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
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
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
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

李密以父蔭爲左親侍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
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許公對
曰故蒲山公李寬子密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
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聽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
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爲
事時人希見其面

唐高祖時姜寶誼爲右武侯大將軍與尙書右僕射
裴寂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
潰寶誼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
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
事泄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戮
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

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
爲鑒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侍臣

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至決斷
理求之古人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也高士廉涉
古今心術聰俊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
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害和解人稱材既行
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揚
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便事急
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自其所長而持論
嘗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
而意尚然諾偏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
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
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
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此日以來
每試鞠大獄將有任使亦何以加之

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近臣曰當今
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
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

契苾何力爲慈山道副大摠管討平萬昌時何力
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竝在涼府何力
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
願從之於是衆兵執何力至延陀致於可汗牙前

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照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或言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人延陁猶魚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肯我會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謂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

代宗時裴遵慶爲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敦宗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姪搗登聞鼓告以不

代宗知其大謬不省其見信如此
大曆中鳳翔李抱玉奏馬燧爲隴州刺史會抱玉
燧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
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

德宗時渾瑊爲金吾大將軍兼左街使李希烈遣
謀詐爲瑊書與希烈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
賜瑊馬一匹并鞍轡練二百疋

崔縱爲京兆尹德宗在奉天數奏李懷光剛愎反
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日縱素善懷光
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

御史大夫

賈申爲給事中宰相參之族子也與從父舅嗣璠王則之相得歡甚洽以爲重嘗同宴遊參特愛申每請除授多詢於申申或泄之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德宗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爲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厭衆王曰臣無強子姪申雖疎屬臣恐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德宗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三問如前對申聞之不悅後果敗焉

李藩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張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搆動軍情德宗詔杜佑殺之及杜佑赦解嚴宗怒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乃釋然除秘書郎後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於黃勅後與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裴洎言之憲宗以爲有宰相器屬窮細罷免遂拜藩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指示左右曰武元衡真宰相器也後果爲相

憲宗時郝士美爲昭義節度使號令甚肅及討王承宗士美以兵馬使王獻領勁卒一萬爲前鋒獻兇惡怙亂逗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立斬之且令曰

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
環栢鄉以告語聞憲宗大悅曰吾固知士美之能
吾事

鄭餘慶居將相出入垂五十年所得皆給親黨家
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令旌節就
宣賜皆厚遺金帛求婚者唯恐其少故王人一來
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授方任憲宗必誠其使曰
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

後唐莊宗爲晉王梁冀王朱友謙爲友珪所伐乞
於帝帝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
友謙會於倚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帝歡甚友
謙乘醉斡於帳中帝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
也但恨其臂短耳

明帝初入雒遽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
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帝曰此人朕素請委
甚好宰相遂大用又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
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噐食臥則芻藁一束
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
雜處略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大成元年以康思立爲應州刺史思立本出陰山

部性純厚善撫御帝素喜之故卽位之始以應州所
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二郡三鎮皆有百姓之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旣寧縣事 臣 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帝王部 一百四十九

辨謗 拾遺

辨謗

邪逕之敗良田蒼蠅之玷垂棘聖賢所共患也乃有
臨宸極之重躬濬哲之姿深居高視邀聽虛受辨浸
潤之譖悟萋菲之謗燭其丹臍保其素履俾服讒莫

愚者無所施巧含忠履潔者有以自明孤直者不憚於回邪中正者靡畏於朋比大臣任重而無懼賢者盡節而不疑緝緝翩翩之道消平平蕩蕩之化洽蓋虞舜之寬而有辯成湯之勇智文王之迪哲率繇是矣

漢昭帝卽位霍光爲大將軍政事壹決於光光長女爲左將軍上官桀子安妻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好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驃騎將軍封桑樂侯桀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懷其恩德也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以列侯尚公主

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桀父子竝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嘗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伐於也欲爲子弟得

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

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

上稱趣都試也肄習也謂檢閱試習武備也大官先置供飲食之具又引蘇

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

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楊厥也又擅調益莫府

校尉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嘗臣且願歸

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夫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雕畫之室也

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日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

冠今復着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

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

非不須校尉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此小事

不足遂遂猶竟也帝不聽後桀黨愈有譖光者帝輒

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屬委也敢有毀

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元帝時夏寒日青無光弘恭石顯及許史皆言周堪

張猛等用事之咎詔左遷堪猛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災其晦日有食之於是帝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

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

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議論正直秉心有嘗

發憤悃悃悃悃至誠也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事尊貴

孤特寡助抑厭遂退謂不伸也率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

帝王部

異災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曉昧說天托咎此人
明也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

仍臻亦嘿然堪治末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
訟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
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凶朕甚懼焉今堪
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信謂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究竟也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哀帝即位初傅氏在位者傅太后與朱博為表裏共

毀譖丞相博山侯孔光既策免退問里杜門自守杜

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

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

指旬歲間閱三相問由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繇是

思之後因問日食事帝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給事中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免光

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帝乃知

光前免非其罪過以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喜曰前為

侍中毀諸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喜傾

帝王部

纓巧偽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賢傷善以肆意詩不

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小雅青
蠅之詩

其免喜為庶人歸

故郡

後漢章帝為太子時楊仁為北宮衛士令明帝狀代

諸馬盛貴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

輕進者帝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

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

欲因此匡平諸國

匡猶
送也

乃上疏請兵建初八年遣衛

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

始列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

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

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三千餘人何能盡與

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商簡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

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

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

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達遽政內者令石

光尚方令傅福見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嘗

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
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
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
收逵等悉伏誅

魏太祖時蔣濟爲楊州別駕民有誣告濟爲謀叛王
率者帝聞之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蔣濟
寧有此事如有此事吾爲不知也人此必愚民樂亂妄
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

明帝時陳矯爲尚書令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

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
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
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畫
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
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爲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
子未知故也

後魏文成帝時源賀爲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石華
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帝謂群臣曰賀誠
心事國朕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簡華果
引誣於是遣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欵至著自先朝

以丹青之繁而受蒼蠅之汗朕登時研簡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蒞勿以囂謗之言致損慮也賀上書謝書奏文成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汚虎子按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于宋文成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按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怵獲罪各遣子弟請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矣構無端安宜賜死攀子僧保鞭一百配燉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源開此陳力之効

後周太祖時唐瑾爲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太祖曰唐瑾太有輜重悉是梁朝珠玩帝初不信然欲明其虛實客遣簡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來三十許年明其不以利于義若不令簡視恐嘗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人受委任當如此也

宇文測歷位侍中開府儀同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
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
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
焉仍設宴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
不爲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
懷貳文帝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我骨肉乃命斬
之仍許測便宜從事

隋文帝初常冲爲南寧州總管兄子伯仁隨冲在府
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之大怒令蜀王
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
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諧巖於皇太子謂太子
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今何用約乎
世約遂除名

高穎開皇中爲晉王元帥長史伐陳及軍還穎以功
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文帝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
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蒼蠅所間也是後衛
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穎於帝帝怒之皆
被疎黜因謂穎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

明穎父實仕周爲獨孤
信寮佐賜姓獨孤氏

唐高祖武德初皇甫無逸爲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

長吏橫恣帝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微倖上變云臣父見在雒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偏於王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群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慰諭之俄而有告無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協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狀帝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構扇也因令劉龍溫彥將按其事率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旣反命帝勞之曰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參議訴者但爲正直致邪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帝又曰卿不負朕何煩多謝

崔善武德中爲尚書左丞甚獲當時之譽諸令史惡其明察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高祖聞而勞勉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正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高緯愚闇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因下勅購流言者將加罪焉

太宗貞觀初司空裴寂以罪流靜州俄逢山羌爲亂

或言僚反劫寂爲王太宗聞之曰我國家於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未幾果稱寂率家僮破賊

劉師立爲左驍衛將軍奉使幽州道簡點軍團陝州楊表上書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嘗之相姓氏又應符讖及師立還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師立大懼曰臣仕於隋不過七品身才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陛下非嘗之遇嘗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致位將軍顧已循省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帝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勿爲懷賜帛六十疋召入臥內而慰諭之

中宗朝節愍太子舉兵遇魏元忠子昇於永安門令從已因爲亂兵所殺是時宗楚客等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同謀請夷三族制不許俄而監察御史袁守一彈之遂左授元忠婺川尉守一又奏言昔在三陽宮則天皇后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遂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天誅帝謂宰臣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妥卽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自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無罪爲辜豈是道理

憲宗元和三年十月以御史中丞竇群爲潭州刺史
克湖南觀察等使旣行又貶爲黔州刺史充黔中觀
察等使群初與李吉甫善吉甫擢爲御史中丞性險
躁喜云爲及得權反與知雜事呂溫侍御史羊士諤
等黨比同構陷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嘗召術者陳
登宿於安邑里第翼日群命吏捕登考鞫僞構吉甫
陰事密以上聞帝召登立辨其僞貶溫爲均州刺史
士諤資州刺史群亦再貶焉自天寶末李林甫專權
傾覆人家誣構左道及建中初盧杞楊炎作相謀陷
亦比比有之及是帝英悟立斷故邪黨不能構其險
天下之人無不推仰聖德焉

敬宗寶歷二年二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裴度爲司
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初李逢吉在相位不直中外人
情咸思度入相帝亦微聞其事每有中官出使至興
元必傳秘旨且有徵還之約及獻疏請覲逢吉之後
皆不自安百計隳沮拾遺張權輿者旣爲所嫉尤出
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
旨可見蓋嘗有人與僞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
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會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
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坤之數度永樂里第

偶當第五圖故權輿得以爲詞兄弟忠孝以重其
事賴帝聽察竟不能動搖

周太祖時慕容彥超鎮兗州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
周來書其書意卽行周毀謗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
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
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僞印卽無缺處帝尋令書
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辨認奸詐

捨過

君之於臣也有罪旣斥之有才復用之不以一眚掩
大德於是乎有捨過之道焉有自新之意焉何則人
之行已必有過差人之負累皆欲湔洗圖其新而棄
其舊掩所失而彰所能或起於縲囚或負於亡命或
拔於反側之際或任於修省之後賁功補過唯明主
能之君陳曰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又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斯其義也

漢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輦過郎中
署問馮唐以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爲將也帝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
牧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之言陛下雖有廉頗
李牧不能用也帝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

拾遺

牧也唐對曰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

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借錢也以饗賓客軍吏令

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軍

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五符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乘伍伍相保之符信也一

云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

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

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以罰之繇此言之

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書

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孝王國中大夫坐法抵罪蒙

國之縣也居無幾梁內史缺無幾夫多時也漢使使者拜安國為

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宣帝五屬中京兆尹張敞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惲

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

賊曹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

竟事曰五日京兆尹敞聞舜語即詔吏收舜繫獄晝

夜驗治致其死事棄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

載尸自訴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

拾遺

得自便利卽先下敝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敝請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敝功効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敝就其所居敝身被重

劾謂有賊殺反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

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

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

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絮舜本臣敝素所

厚利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記書也

州縣記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

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

刺史

元帝建昭中西域副較尉陳湯與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共矯制誅斬郅支單于先是中書令石顯嘗

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

皆不與湯與猶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

隸較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東

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

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帝

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後封延壽義成侯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湯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後漢光武初爲蕭王時岑彭爲更始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歆議欲守彭止不聽旣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

人

大人謂大家豪右

可以爲朋乃贊歆

贊寬也

以爲鄧禹軍師

王梁建武二年爲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相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朱浮建武三年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反舉兵攻浮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吾

董宣建武中爲北海相大姓公孫丹令子殺人宣收

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寃宣使書佐水丘
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丸人次應及宣光
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
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繇之願
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

鮑永爲東海相坐事被徵至成臯詔書迎拜爲兖州
牧

章帝時楊終爲蘭臺較書坐事繫獄帝徵諸儒論定
五經於白虎觀博士趙博較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
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亦上書自訟卽日
出乃得與白虎觀焉

魏太祖建安初舉魏种孝廉爲內黃太守屬以海北
事及兖州叛帝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帝
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舍
种帝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

文帝黃初中復于禁等官禁初守樊城兵敗降關羽
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及帝踐祚權稱藩遣
禁還帝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諭
拜爲安遠將軍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
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

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
長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

晉惠帝時傳祗當趙王倫之篡為右光祿開府加侍

中及帝還宮祗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

先是孫秀與義陽王威等

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建常侍鄒捷杜育黃門侍郎陸機右丞周道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復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

明帝時既平王敦有司奏江州刺史王彬及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

後魏大武時高陽侯和歸以罪徙配涼州為民蓋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於高陽鄭熙家後大武臨江宋文帝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大武問延年曰楚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太武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

西魏文帝時賀拔勝都督荊州為侯景所敗南奔于梁三年乃求還既至長安詣闕謝罪朝廷喜其還乃授太師

後周宣帝時鄭譯尙梁國公主爲內史下大夫譯專權時帝幸東京譯取官材以自營寺坐是復除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唐高祖鎮并州李靖爲馬邑郡丞會突厥入寇高祖率兵至馬邑繫虜敗之靖察高祖將有四方之志因而上變至長安高祖由是惡之及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厲聲大叫曰公起我兵爲天下除暴亂救蒼生安得挾私怨而殺義士邪高祖奇而捨之後爲將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悅手詔勅靖曰旣往不咎何憂何懼今日以去心中更不須憶舊事吾久忘之矣

太宗貞觀初徵鄭隆爲國子主簿初王世充兄子太

之守雒陽也引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雒陽遣書諭大隆爲大復書言辭不遜雒陽平後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黃冠野服不接人事至是徵之與博陵崔仁師昌黎慕容善行弘農劉顥新野康安礼河東敞捕俱爲修文學士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謂之曰尔爲王太子書誠合重責但各爲其主於朕有惡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尔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

高宗咸亨初薛仁貴為邏廵道行軍大總管擊吐
官軍大敗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
起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
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
成官遭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
漠北遠東咸遵声教者竝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
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
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可高枕
邑不為朕指搆和於是起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
將軍簡較代州都督

玄宗開元二年八月吐蕃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
滑州之渭源縣侵我牧圍勅薛訥白衣攝左羽林
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峻等率兵擊之
勅曰棄瑕錄用有國通典捨罪責功先王舊式薛訥
蘊韜鈴之略總文武之任委以分閫冀靜邊塵遠
喪律實負朝寄准其所犯合實嚴刑言念老臣寬其
小劾卽捨孟明之罪佇收馮異之功可隴右道防禦
軍大使

是年七月薛訥為和戎大武等軍節度
為虜所敗除名為庶人至是復用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既收雒陽先是博陵太守張
萬頃陷賊偽授河南尹安撫百姓全活宗枝帝嘉之

拾其罪授濮陽太守

德宗建中四年汾陽郡王郭子儀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德宗幸奉天爲賊所逼欲授僞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左散騎嘗侍

興元二年朱泚平御史臺奏賊中守舊官人及被逆賊除官不出者先奉進止並宜釋放未奉正勅不敢不奏詔賊中守舊官人並宜却復本官

貞元九年滄景節度使程懷直畋遊無度不恤其下爲將較所逐遂來歸帝優容之除統軍依舊簡較僕射

憲宗元和元年程昇以王叔文黨貶柳州司馬鹽鐵使李巽薦昇曉暢錢穀請棄瑕錄用繇是拔爲御史後唐莊宗同光初旣平朱梁齊州刺史孟瑒上章請死帝原之瑒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莘縣對壘瑒領七百騎奔投梁末帝以爲齊州刺史至是首過帝恨之曰爾當吾急時引我七百騎投賊何過之有但予推心御物不欲坐汝我不阻爾來將何面

相視耶瑯皇懼請死帝怒之移爲貝州刺史
明宗天成三年二月勅朕聞爲賢諱過舍垢匿瑕而
皆載在春秋顯其懲勸是以孟明不懈遂霸西戎曹
洙有謀克寧東魯列國之臣尚爾爾何異焉責授檢
州刺史劉訓早負變通咸推忠壯自隰川而向化繼
領竹符平汶上以立功遂分茅社去春以荆門叛逆
須議討除將戮賊臣俾司戎律攻城稍滯略地未前
屬炎熇以班師責逗遛而削爵自居遠郡俄換流年
亟鬪惕厲以自新宜降恩華而求舊使昇環列取象
鈎陳可守右龍武大將軍

長興二年八月庚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克衛
允真爲右衛大將軍先是以據占編戶役于仗下故
免其官今復叙任

晉高祖天福三年四月詔責授朝散大夫衛尉寺丞
陳保極夙蘊才名早登科第洎居班列深顯器能近
者假限旣爲朝章是舉自聞左降深悟前非宜推宥
罪之恩俾奉自新之命勉伸傾竭繼俟陟遷可復行
尚書倉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一

寬刑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寬刑之謂也故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漢興之初禁網疏闊爾後或下民多辟自投罪罟為之司牧不忘隱悼以至理官閱獄法科無爽申嚴攸屬國章是舉而乃錄其昔款察其素

心中思以矜老推仁而錫類寬其連及之典恕以狂
愚之罰奉順時令重惜髦彥霽雷霆之威恢川澤之
量霈然發號以原以降斯臯陶所謂好生之盛德仲
尼所述濟猛之善政者也

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身入為官婢以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書奏帝憐悲其意是歲除肉刑具法官
定律門

後漢光武建武中董宣為北海相大姓公孫丹子殺

人宣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三十餘人稱冤宣使書
佐水丘岑盡殺之坐徵詣廷尉當刑同刑九人次應
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
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
繇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
州勿案岑罪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
具女子宮謂幽
閉也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
室具女子宮

章帝建和中有入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賞其死刑而降宥之

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徒出塞者刑雖未充皆免歸田里

十一年二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癡老小女徒各降半刑其未充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順帝卽位初詔司隸較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罪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

楊倫順帝時為侍中會邵陵令任嘉賊罪千萬倫上請并罪本舉之主尚書奏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

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魏太初時魏諷反劉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帝下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

舍曹屬廡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輒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

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劫難用筆陳

文帝黃初中韓宣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

前已縛束杖未行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

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說乃寤曰是子建

所道韓宣邪

韓宣為軍謀椽嘗與臨菑侯植相值值

天雨潦以扇自障往道造植使人往問

宣問答往還數四宣杖柱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

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要日

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諱之士

晉武帝太始中西平人趙路伐登聞鼓言多被謗有

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釋而不問

元帝時羊聃為廬陵太守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

百餘人有司奏聃當死兄子責尚公主自表求解婚

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責何有

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

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

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

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

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

以至頓獎朕亦何顏以寄今使原聃生命以尉太妃

涓陽之恩於是除名

後魏明元時封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

誅臨刑帝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之
之謂曰弟處之子磨奴字君平早孤乞全其命乃殺
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孝文太和五年三月詔曰法妖詐亂嘗妄說符瑞
臺御史張永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
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弗忍其五族
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誅止身

陸叡爲征北將軍與穆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免
孥戮徙其妻子爲遼西郡民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
曰陸叡少年早蒙寵祿位極人臣爰自與卿等同受
非常之詔朕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

義朕於卿等嘗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
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徙
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
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
王訕誘朝廷書言炳然事既垂就叡以各都休明勳
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
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人糾愚嘗岳
無塵是以叡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
法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

意旣異餘犯雖欲矜恕無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
未塞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厥辜戮其一門子孫永不
齒元丕二子一弟自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
覩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死特恕爲民
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
念一何可悲此別爾想無致恠也謀反之外皎如白
日耳冲烈表曰臣等遭逢幸會生遇昌辰才非利用
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
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獻丕職乖犬馬心同梟獍潛
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嘗罪踰萬殞獻結疊在心
陰構不息間說戚藩擬窺乾象雖親休平未懷疑慮
可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爲賊首丕之二子
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觀此狀無容不知
雖聖慈含有恕其生命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
効誠盡節爲下之嘗分刑茲無赦在上之嘗法况曲
蒙莫大之恩獎以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毒
逆求情推理罪乃嘗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贖厥
三斷之骸還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
上延天眷言念疇日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
申齊信之恩重諭皓日之旨伏讀悲慙惟深愧惕

沈保冲為南徐州冠軍長史坐援連口臣欽若等曰

十一年南討諸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曰保冲孝文太和二

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雒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

新興公丕子隆謀舉兵斷關丕當連坐孝文以先許

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以為太原百姓其

後妻二子聽隨隆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燉煌

李處為散騎嘗侍孝文南伐處為度支尚書與僕射

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處素性剛豪與冲等意

義乖異冲積其前後罪過奏之帝在懸瓠覽表歎愕

曰不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處大辟帝恕之除名焉

宣武時蕭寶寅以南齊宗室來奔除為鎮東將軍及

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乃為使持節鎮東將

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頗破梁軍

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死

没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繇之處

以極法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

削爵還第

隋高祖開皇六年詔免尉遲迥王謙司馬涓難三途

人家口配没者悉官酬贖使為編戶因除挈戮相坐

之法

帝王部

陸讓爲蕃州刺史黷貨當死母馮氏上表求哀詞情甚切文帝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帝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爲勸帝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令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軌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爲民

賀若弼平陳之役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繇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文帝謂之曰我以高顙楊素爲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顙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帝惜其功於是除名爲民

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親錄囚徒謂僕射裴寂曰離亂之後犯法者多限以嘗條死者更衆其劫賊傷財主征人逃走官人枉法如此之徒理在難恕自餘之輩朕欲法外赦之於是多所原放

太宗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廣州都督黨仁弘坐枉法取財及受所監臨贓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曰吾一

昨見大理進殺仁弘第五奏中心愴然臨哺食遂令輟案愍其白首就戮將全活之而爲其求理永無濟路今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召五品以上至太極殿前而謂之曰夫人君執賞罰貴在必信同天地法四時也党仁弘犯罪當死朕欲哀矜是朕自弄文法誠負天地臣有過請罪於君君有過須請罪於天因命有司設草度於南郊壇內日一進蔬食朕將三日告天請罪焉司空房玄齡等曰陛下躬履行陣撥亂平敵天下戶口千六百萬賴陛下而生禮洽化行政寬刑簡仁弘受財議當極法陛下哀其齒耄賜以更生殺生之柄屬在人主今欲請罪於天臣等不勝悚懼請停太宗不聽自左序門入百寮於殿廷頓首三請且至日晏太宗乃手詔荅曰夫爲政之大慎在刑獄縱捨任心以欺衆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貪冒罪二也善善未賞惡惡不誅罪三也若斯三者豈得無過以公固諫且依來請於是宥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十七年吏部尚書侯君集以反伏誅臨刑容色不改顧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昔自藩邸早奉羈縶及蒙驅策謬當分闡擊滅二國頗有

微功爲言於陛下乞全一子以爲禋祀繇是特原其妻及子爲庶人徙嶺南

二十二年九月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帝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見於色發言涕流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帝手詔答曰朕聞以德下人者昌以貴高人者亡是以五岳凌霄四海亘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當無罪是其狂也譬尺霧鄣天不虧於大寸雲遮日何損於明今卿等皆欲致以極刑意所不忍可更詳議任流遠方

高宗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大器坐妄說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峯州手詔示百寮曰窺窬圖讖必以亡身滅族斯皆先賢設教歷代舊章今大器乃與妖人往還虛占禍福矯託天命包藏逆心非意自彰已歸嚴憲今屈法免死者繇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遺愛等逆起於前今冬大器禍彰於後一歲之內再有此釁朕宵興自思非無深愧御史大夫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奏言劉大器包藏禍心罪合極法天恩寬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法歷代嘗行大器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官敢以死

請帝曰卿等執奉誠知守法朕已恕其性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肅宗景雲二年十二月張奉先詐稱尚乘奉御僞宣勅取內廐馬司農丞獨孤璿犯賊竝命斬之臨刑有制免死各杖一百放于嶺表

太極元年金城人段萬謙昇太極殿登御床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有司固請誅之帝以爲風狂特免其死配流嶺表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己亥詔曰明王番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懼罰則刑不可濫由是母嘗有言豈坐趙括

魚旣從戮寧遺叔向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崔滌竭誠奉國忘軀事君曾同下柱之遊頗寄中陽之舊誠表於先覺節全於後凋其兄滉素蓄異圖交結兇黨滌雖懷在原之愆深憂闔室之刑動靜則聞始終必盡爲臣無隱唯滌有之言念厥功曷云從坐况老父就殞諸兄繼歿挫落變衰有聞矜憫賞罰勸懲宜判忠邪滌家除兄滉一房外餘竝不須爲累十四年詔曰陳州刺史李樂詐盜受贓其數甚廣法司斷死國有嘗刑時屬發生特申寬典宜免死貶爲欽州道化縣尉員外置長任

二十五年正月宣州溧陽令宋廷暉涇州良原令周仁公寧州彭原令裴裔皆犯賊坐死刑帝以陽和在候特恕之悉杖六十配流於龔州

是年四月皇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駙馬都尉薛鏞並得罪特免瑤妃韋氏詔曰鄂王瑤妃韋氏時標令德作配藩邸夫義已薄婦道惟勤規誠之言無繇見納輔佐之道空竭乃誠但恭肅以奉上每柔明以撫下周旋禮度固所未聞不有家風何至於此今因罪累例如本族有善不紀何以勸下其韋氏不須爲累

德宗貞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富平令侯遵罪但停其官初遵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蕃兩車愆期或讚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所負之直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柳禁拽辱焉載妹婿昭德皇后弟王果奏言帝命御史臺鞠之遵具款伏宰臣董晉實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巨蠹侯遵峻其懲罰頗越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屬之故而罪吏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宰相裴度爲淮西行營處置使用兵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左衛武將軍張

茂和為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淮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厲行者憲宗曰予以家行忠順為卿遠貶

十二月戊寅貶淮西將降董重質為春州司戶凌朝沆播州司戶吳元濟拒命重質等屢與官軍力戰李愬平蔡州始來降以先許其不死故遠貶焉

十四年五月戊寅前平盧營田判官陸行儉忍棄慈親偷安異俗臣節既廢子道亦虧顧其積惡合宜重典但以好生為德來遠為心姑務含弘示其養理可

守高州司戶參軍

已亥詔李師古嘗經任使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典章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娘竝於鄧州安置淄青平帝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終始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日逆人親屬量其輕重亦宜降等故有是詔

七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崔群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即捨之當速遣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帝乃使

品官馳往止之翼日詔杖八十長流康州
李宗爽爲滄州刺史與本道節度鄭權不叶不稟節
制權奏之憲宗令中使追之宗爽諷州留以上言懼
亂未敢離郡滄州將吏懼共逐宗爽宗爽奔歸京師
詔以悖亂之罪斬於獨柳之下後下詔曰李宗爽本
於兇狠自抵誅夷用戒猖狂合從孥戮顧其微細已
正刑章特示含弘載寬緣坐其妻韋氏及男女等先
收在掖庭竝宜放出前數日帝謂宰相曰李宗爽雖
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
其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
群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兇魁其妻子近屬儻獲寬恕
實合弘覆之道帝遂出之唯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
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

穆宗長慶二年六月有于方者故司空頤之子欲以
譎謀求進言於宰相元稹稱有奇士王昭等可反聞
出牛元翼於深州之圍貨誘兵吏部印爲告身二十
通以便宜給賜積皆然之尋有告事人李賞上言稹
設計陰謀令王昭等三人謀害宰相裴度詔三司案
鞠無害裴度事而餘事竝露獄成詔曰于方罪犯合
處極刑以其父頤頤在襄陽頗能幾諫不陷不義方

實有之又念其弟季友嘗聯國姻特宜免死長流端
州李賞流潮州郭玄覽于啓明王昭以于方旣從減
論竝放杖郭玄覽配流封州于啓明配流新州王昭
配流雷州

敬宗寶曆三年正月御史臺奏右諫善大夫李方現
把笏擊損內園品官李重實欵狀明具勅李方現不
自謹身有此喧競假如品官陵忽只合詣實奏聞輒
肆狂疎恣行毆擊傷人見血理在難容但以父有勤
勞身叨宗屬特從輕典粗以繩違宜量罰兩月俸料
三月丙子御史臺推勘京兆府藍田縣令劉伉在任
日將諸色錢隱沒破用凡九十餘萬制曰劉伉所犯
贓私其數至廣恣爲貪猾固抵刑章若據本條合當
極法以其大父於國有勞特爲矜量俾從寬宥宜除
名流雷州伉故宰相晏之孫也

文宗太和三年五月滄州平制李同捷力屈計窮方
圖轉禍在途陰懷狡計夜縱火號潛誘家僮更謀網
漏自速梟獻其母并妻男及家口等宜竝特從寬宥
今於潮南館內諸有空閑處安置是月李載義進滄
鎮兩州生口除在路死損外見在將健共七百五人
鎮州三百九十人已誅元惡按問其餘竝宜減死分

配邊州充鎮諸州防秋便充正額官健度支給衣糧
六月勅李同捷弟同志久因貶謫不涉途謀又知異
出特寬緣坐宜聽隨母於所配居止

六年七月刑部奏大理寺申斷和州刺史徐登加徵
稅錢據其贓犯合處極法特勅徐登減死決四十流
潮州

七月慈州刺史杜叔近犯贓法當死庚申詔叔近以
時屬元陽務從寬宥決八十流儋州

後唐莊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卽位下詔曰朕臨御寰
區當明賞罰刑旣加於有罪道貴洽於無私據親疎
宜分皂白特行寬宥俾釋憂疑罪人元行欽孔謙及
應犯法人田宅已從籍沒其門人使下任從穩便不
詰罪尤灼然有才能者仍許所司錄任

長興三年三月殿直張紹謙奏父靈武節度使希崇
先借官馬十五匹遣軍將裴昭隱等二人進納其人
與進奏官范順之隱留一匹合抵極法帝曰不可以
一馬而戮三人笞而釋之

十一月甲辰勅龍騰毛璋陶玘曹廷隱成景弘等或
子或弟本無相及之刑尋示寬恩各免連坐止令州
府別係職官而聞收管已來廉係之後願極窮困宜

放營生仰逐處開落姓名乃給公憑放逐穩便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曰朕自中春蒙生家園長子
重吉遽陷無辜其供奉官楚祚乘幼主之猜嫌狗賊
臣之指使纔聞差使遽自請行坐情過甚於仇讐臨
法不依於制度恣加凌辱隱奪資財縱便致於族誅
亦未平於深耻朕再惟大體不欲極刑抑沉痛於恩
情示好生于天道且令遠斥粗釋幽冤宜配登州長
流百姓嘗知所在其父西京副指揮使處章放令自
便縱逢恩赦不在齒錄之限重吉明宗時爲控鶴指
揮使鄂王時朱馮忌嫉出爲亳州團練使重吉初不
奉詔令宋州節度使召赴州令楚祚往害之帝息嗣
不多併罹非禍言發滄零後知祚殺重吉時詬辱笞
掠以責家財時祚在外位立令追攝將加極刑韓昭
裔曰帝王天下君父臣下皆爲赤子論刑定罪須合
人心楚祚承命簡較家財理須窮詰若以此加法懼
失物情今便族楚祚之門亦逝者何赦臣受恩殊等
安敢惜言帝曰吾兒不可復得殺一楚祚何足與言
帝性仁恕終爲韓開釋而祚免死是年詔陝州放左
龍武統軍王景勣絳州刺史張從諫先是二人從康
義誠出軍皆爲部下所執歸帝初欲誅之從諫大言

刑 卷之二十三
曰臣從殿下千征萬戰臣之材力殿下所知豈童豎輩安能制臣誘臣歸首翻以爲擒面欺也帝惜其才用令拘於陝獄至是釋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七月諸衛將軍婁繼英坐張從賓叛梟首闕下勅河府奏收到婁繼英男萬泉令懷德據婁繼英已行處斬家業投官其婁懷德令河府追取舊受告身毀抹特從釋放

三年八月大理寺以左街使從人韓延嗣招爲百姓李延暉衝省街使連兩不往遂驅趨歐擊致延暉身死准律鬪歐人者元無殺心因相關鬪而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其韓延嗣准律皆斬准刑法絞類節文絞斬刑決重杖一頓處死勅曰韓延嗣因別喝見不避路者輒行歐擊致傷人命法寺定刑比不因鬪故歐傷人幸內死者依殺人論蓋微相類且非本條有所疑法當在宥宜決脊杖十八黥面配華州發運務收管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同州節度使薛懷讓并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延徽獻送迫促判官劉震斷殺里人康重等訴寃臺司奏薛懷讓并子有光及隨幕判官軍將等竝令追攝勸問帝以懷讓武臣位兼使相

不飲責辱只令臺司據見勘到欵占結案獄成上付
大理寺詳斷劉震王延誨並處死刑部郎中劉延詳
覆稱

冊府元龜